

〔考異〕

坊本之主作之王母作無高本限作恨德作得○補注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揚舉也河外謂河西至鄭西○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韓交楚必深鮑交

薛公ハ孟嘗君ナリ、孟嘗君ニ説イテ、齊ト從親スルヲ云フ。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塞先北反下同今公自以爲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關君長曰辨猶說也言雖得於齊而有秦之患

〔考異〕

高木無爲字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

令力呈反下同使所吏反下同○吳師道曰韓滅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

梁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

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

而深怨我矣交言其相善也語見昭公十九年左傳周者最之宗國也故患怨及周君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

叔必重公舍蓋與最同行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

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

今公叔云云——公叔齊ヲ怨ムモ、齊チイカシトモスルナシ、唯深ク我ヲ怨マン。

以齊王爲不急——齊王ノ請ヲ以テ、急要ナル事トセザルナリ。

爲公也強其兩反爲于僞反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

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

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

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

許也復扶又反○禮陳以禮陳說不急也禮陳而緩應徐叱之不許應無噬人之心令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

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

許之矣視之心疾應疾視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考異〕

坊本令我周之令並作今臣之作使臣之一本作來臣之一本犬猛作大猛諸本其視作其使今從纂○補注公叔之與周君交也周最周人故回護周君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禮陳一陳也戴記注云一辭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辭所受齊王之辭命言其私言也言周最一陳齊王所授之辭而緩其辨難之言韓王不可不以從其命焉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蓋時韓事楚故恐楚怒其事秦而求地也唐

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

唐客ハ蓋楚人【雕題】已得武遂、則足以拒秦矣、然後所畏者唯楚、故不可不善楚、所謂形是也。

今韓ノ上ニ謂楚王曰ノ四字ヲ脱ス。

士ハ事ノ誤。

固ハ衍文。

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

形猶勢也恐楚之怒故其勢不可不善楚。

臣願有言而不

敢爲楚計。

爲于僞反。○唐客楚人恐公仲以爲爲楚計故云爾。

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

能獨立勢必善楚。

相息亮反下同。○今韓上疑脫謂楚王曰四字言父兄得衆者不相則不能獨立朝以計國事其勢必善楚恃之而自固也此

唐客謂楚王

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

韓珉蓋父兄無衆者此唐客設楚王答己

之設辭也

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

惡烏路反。○言珉既無衆又爲父兄所惡不能獨立必以國委楚而自保也此

公仲也

公仲說士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說音悅。○士疑當作事音之誤

之言也。公仲說唐客之言令之親

事大臣而使主二國之事也。

〔考異〕

一本毋作每高本勢必下有不字坊本土作仕。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

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

茂拔宜陽故仲仇之其後茂請秦王歸武遂於韓故秦王疑之解說怨也固字恐衍。 杜

聊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

爲于僞反。○鮑彪曰若公仲與茂善以實秦王之疑

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說音悅。○疾與茂不善故也。

〔考異〕

坊本上秦王下有昭字疑注文高本上聊作赫。○謂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坊本下有昭字蓋鮑注誤入正文耳。○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赫鮑本作聊明公仲

名鮑改作朋非也下文大說杜聊此本亦誤聊。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

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

向許丈反令力呈反下同。○秦疑公

叔必伐韓也。

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

楚也。

鮑彪曰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愚謂始公叔欲伐楚以害幾瑟故質子在楚而秦王不疑焉。

今已令楚王奉幾

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

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

也。乘繩證反處昌呂反爲于僞反。○轉猶反也旬有餘彼已覺六字疑他章錯簡言叔始以幾瑟之存焉言伐楚是以秦王信叔今楚聽叔厚待幾瑟且令與叔善者反而與幾

瑟處彊以之告秦則秦王必疑公叔爲楚其伐韓不待請矣。

〔考異〕

坊本載八百金作以金八百入秦下無請字覺作角章末無也字。○謂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鮑本作以金八百無請字非。○故言先楚也先楚先

伐楚也鮑改先爲伐非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彼謂秦言秦已覺昭獻與幾瑟處也鮑本覺作角非。

旬有餘彼已覺ノ六字衍文。

無辭云々ハ再ビ國ニ反
ル口實ナカウソトナ
リ。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爲于僞反。爭音諍。○公叔將出亡也。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輕公謂韓輕公叔。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夫音扶。○上下上下流之地也。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惡烏路反。

〔考異〕

坊本後作復。錢劉本同。坊本無魏地之地字。○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韓在魏西北。皆挾黃河立國。故韓言上。魏言下。趙在韓北。故易於上則害於趙。楚在魏南。故易於下則害於楚也。鮑本魏下脫也字。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爲公于僞反。乘繩證反。令力呈反。質音致。○取秦之取猶收也。謂與秦合。三川之言。三川人之言也。我三川也不可解。言韓王恐秦取三川而欲以易於楚之心不可解說也。公仲謂秦王止于此。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考異〕

一本仲作叔。矣作也。因以作固以。○謂韓王之心不可解。韓王深信三川秦王必取我之言。其心凝結不可解說。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襄陵之役。未詳。夫楚欲置公子咎。必以兵臨魏。夫音扶。咎音阜。○置棄置也。公子幾故楚以兵。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令力呈反。說始銳反。爲于僞反。○韓起兵臨魏。如拒魏立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得免兵。故皆德公叔矣。於是

〔考異〕

坊本楚魏作楚趙。高本咎作高。是下有以字。與作扁。陽作楊。○謂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鮑本魏誤趙。○夫楚欲置公子高。高魏公子蓋魏人有欲立之。爲太子者。楚欲廢之。故以兵臨魏。若是公子咎乃韓公子。楚人欲置之。當以兵臨韓。臨魏何爲。而梁王亦何德公叔焉。鮑改高爲咎。妄甚。○於是以太子扁。扁署也。署定其位也。國人欲立高爲太子。魏王力不能制。太子雖立。其位未定。於是始定。故梁王德公叔。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使所吏反。○關君長曰。馮君恐。秦留已。以下客教陽向之詞。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向許。丈反。說始銳反。○鮑彪曰。韓之嫉馮者。以留之爲善。愚謂主君二字恐衍。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

主君ノ二字衍文。

廣王ハ席王ノ誤。

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關君長曰漢劉向傳曰呂祿呂產席太后之寵顏師古云席因也廣疑作席此言馮君歸因秦王之寵太子蓋答也言馮君因秦爭立幾瑟幾瑟立為太子則王澤布被是秦之利而害於韓矣

〔考異〕

錢劉曾本並韓臣作韓辰○補正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廣大也馮君公叔之黨今王資之以秦馮君必以王德為廣大而不聽公叔因以與太子爭如此則王澤汎布而實害于韓其利勝於曹馮君也吳謂此太子謂答是也鮑本王誤土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事也

鄭彊為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

人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

事也

為子偽反下同使所更反○矯託也世子幾瑟也時未定所立故幾瑟答嬰更稱之言彊託楚王之命以

楚怒ハ楚下ニ王字ヲ脱ス。臣曰ハ臣目ノ誤、目ハ以ノ古字、謂ノ意。

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

於楚謂因楚懸繫國命也至謂幾瑟不死至楚也

楚王曰善乃弗罪。

楚懷王策可并考

〔考異〕

高本命作合一本人以作人必坊本何新下無城字走作幸○補正以新城陽人合世子合配也以邑付人猶婦配夫故曰合鮑本作命鄭彊人臣恐不得言

命○走而不死雖走而不死也鮑改作幸非

足ハ衍文。【離題】全為、疑當作三全焉。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

中庶子官名齊助公叔故及其師未入擊之猶中心中谷謂國中也

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

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

〔考異〕

高本中下無國字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

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

善幾瑟也。令力呈反為于偽反○言韓人有陰厚幾瑟者公叔不可不備也○補正楚王不聽是有

陰於韓也於韓國之事有陰所謀也言欲納幾瑟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

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太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恐丘勇反。○太子謂谷也。

〔考異〕

坊本瑟也之也作或。○關。秦楚若無韓。幾瑟得父兄。雖出在楚。猶有通心者焉。若殺之父兄。絕望是秦楚無韓也。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幾瑟死。則太子定也。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

嬰亦幾瑟也。

爲謂之爲于僞反。○幾瑟主秦楚。而見殺。則二國無韓之好。必以立伯嬰爲事。伯嬰得二國。則其爲亂。亦如幾瑟也。

公不如

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恐丘勇反。塞先北反。○保於公言恐也。塞謂使不得立爲太子也。

〔考異〕

坊本勿殺作弗殺。高本恐必下無陰字。

韓挾韓字衍。
【離題】盼當作眈、顯眈之眈矣。

【離題】謂其出而居於楚也。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內音納。爲韓之爲于僞反。質音致。下同。○新城君。秦太后弟。卒戎也。不敢東。言不合齊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必重公矣。呈反。○關君長曰。怨結於韓。言秦怨楚。而結好於韓。恐衍一韓字。蓋言秦事也。思謂盼恨視也。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考異〕

一本怨作恐。高本盼作盼。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王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離力智反。咎音阜。爲于僞反。○上太子謂幾瑟也。韓若聽矣。是爲離楚韓而計。故曰試。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

而德王矣。

令力呈反質音致。○既令魏王請太子因令謂楚王也。

〔考異〕

高本王何之王作公。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

按上章曰抱虛質此曰亡之楚。蓋楚歸之而今復亡而之也。

謂芊戎。

【離題】相猶相國。

邑ハ巳ノ誤。

日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

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

相息亮反。○或謂芊戎也。相助也。鄭即韓也。邑疑已訛。

公不如令秦

王賀伯嬰之立也。

令力呈反。○關君長曰伯嬰未立而賀其立。令楚怨韓以絕交也。

韓絕於楚。其事秦

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王子況反。○關君長曰後至於秦則三國

伐之。故先亡。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

向許丈反。咎音阜。○徐字遠曰公子咎與韓咎是二

人。故說韓咎奉幾瑟也。

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

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

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令力呈反。將子匠反。內音

【離題】韓咎疑當作公仲。

納。○雍氏韓地。楚築都於其旁。韓恐其迫。故起兵以禁之。

〔考異〕

坊本無鄭字。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

令力呈反。內音納。○伯嬰已為太子。楚欲令韓廢伯

嬰而立幾瑟。而韓將內伯

嬰於秦。故鯉患秦助伯嬰。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

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向許丈反。○關君長曰言伯嬰已為太子。入秦必留之而秦楚內幾瑟。則韓反棄伯嬰矣。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

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

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太王之熟

計之。

令力呈反。使所吏反。下使者同行。戶郎反。○鴈行見上。揭疑當作竭。字音之誤也。 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

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

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

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

棄之ハ太子ヲ棄ツルヲ云フ、幾瑟ヲ再ビ太子トスルヲ以テ、太子ガ秦ニ入ルハ、自ラ太子ノ位ヲ棄ツル者ナリトノ意、注非。

揭ハ竭ノ誤。

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盡津忍反。夫音扶。○關君長曰。焉讀如乎。言獨

不可使秦少有利乎。愚謂。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

行一縣。關君長曰。古百里為縣。戰國蓋然。此言緩行以示不急也。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

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

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

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復扶。又反。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

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

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

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

與伐人之利。柄音丙。朝直遙反。○柄持也。抑屈也。屈首謂恥且懼也。言公仲嘗執持得

也。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考異】

坊本秦謂下無秦字。日作也。高本支作疲。智作知。坊本於楚下無矣字。高本待伐作待我。○補註。謂秦王曰。鮑本脫秦字。○尚靳歸書報韓王。歸書於韓。以報

重國智王。ハ強國明王ト同シ。

柄ハ期ノ意。

【難題】抑首、史記作「仰首」。仰首失措不知所出之狀。

【難題】史記爲上有「未而發字句」。子以秦ノ子ハ冷向チ云フ。

軍於南鄭、四字衍。

攻皮氏ノ攻ハ取ノ誤、皮氏ノ下脫文アラシ。

王。○公仲柄得秦師。柄秉通。公仲堅秉必得秦師之說也。○公仲且仰首而不朝。且將抑按也。公仲堅執得秦師之說。今秦師不出。憂之疾首。故按其首而不朝聽事。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令力呈反。向許丈反。

爲子僞反。使所吏反。○秦不爲出師。而令昧入韓。蓋規之也。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

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

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乎之不音否。○言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楚攻之。而後出兵於三川。以待公仲使而救雍氏。昧既述秦王之言。而以

意斷言。秦雖出兵。而其遲緩如此。殆不與楚合戰矣。按史記無軍於南鄭四字。吳師道以此爲誤。是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

祖張儀之故謀。故謀謂前日所謀下文即。是也。事見秦惠文王策。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

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

以勁魏。鮑彪曰。陽爲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

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按秦策曰。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據之。攻當作取。而皮氏下必有闕文。今也

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不急救雍氏。是善楚也。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

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輕遣政反。易以鼓反。○公戰不用言不爲韓用也。

司馬康云云——甘茂ハ秦人、司馬康蓋亦秦人ナリ、冷向傳聞スル所ヲ述ベテ曰、司馬康ハ三ツビ楚都ニ往反シ、甘茂ハ楚ノ昭獻ト國境ヲ出遇ヒ、秦獻ヲ得ンコトヲ云ヘリ、之ニ因レバ秦楚ハ密約アルニ似タリ、然ラバ秦ハ楚ヲ並ビ援ケテ之ヲ戰ハシ、勝者ニ與ミン敗者ヲ伐ツナラントナリ、公必云云——秦ノ救ヲアテニセズシテ自カラ計ヲ爲スベシ、下文齊楚ニ合スル是ナリ、儀而已——此ノ時張儀尙秦ニアリシナラン、外ハ重ンゼザル意。

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塞先北反。惡烏路反。○乘楚。乘勝於楚也。易。貿易也。以救韓伐楚之勞而取三川。猶貿易也。塞三川而守之。秦因韓疲弊而取之也。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收璽未詳其故。司馬貞以爲昭獻欲得秦官之印。璽然收訓取言皆如不預韓事。其實約攻韓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恐丘勇反。○言善善己之圖。而無患張儀之故謀。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以公之以恐。亟以國合於齊楚者。所謂先韓先身也。言公仲合於二國。則秦必委任韓於公。仲以解釋伐之。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不失秦也。外猶避也。言合於齊楚。唯避儀之故謀而已。秦委國於公。仲則其實猶不失秦之好也。

【考異】 坊本是與下無國字。高本陽作揚坊本不勝楚下更有楚字。其言下無曰字。以此脫未字耳。○易三川而歸。三川險地。雖屬韓。攻魏亦由之。魏若勝楚。未可遽滅。故平易險路。以便後攻之。○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秦守之也。因欲滅魏。先奪之險也。鮑本疊楚字。非也。○其言曰。收璽。鮑本脫曰字。鮑云。璽軍符是也。○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劉去以字。鮑以上補臣字。案以謂通。元文自通。不必煩補去。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夫音扶。下同。○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適。丁。孿。一乳兩子。

【難題】從謂屬從也、猶言僕人、輕矣ハ輕而ノ誤。

【難題】下服猶言下乘也、以三馬有上下服乘爲喻、齊ハ秦ノ誤。

夫音扶。下同。○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適。丁。孿。一乳兩子。歷反。下同。○秦魏之和。韓與二國和也。適。主也。言和成。而公仲非主攝束兩國。則韓必爲人所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爲于僞反。下爲公。同。○上矣當作而。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令力呈反。○完。謂完其約。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安成。韓人。按此一節。疑錯簡。當移尊矣。下。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門戶。喻兩國由之。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操七刀反。相息亮反。○契折而爲二。左待合而已。右報也。公之事。言公仲宜有之事也。服亦事也。言上宜爲諸侯。下亦當終身爲相也。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

割ハ裁縫ノ意。

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塞先北反。○吳師道曰。齊當作秦。是矣。不得魏。謂不得魏之和也。塞謂令魏不得通韓也。擇布而割。布有精粗。以喻秦魏有厚薄。可以擇其交也。秦魏

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穆文熙曰。秦魏和則見德。不和則爭事。此正微茫之界。非智者不能察。所以終變子之意。

〔考異〕

坊本利上有夫字。得下無以字。韓輕下無矣字。將下無欲字。貴作重之主作之。今秦魏之和成矣。非公適約結之。從魏爲和。則韓必爲秦魏所謀矣。鮑本東上有兩字。下同。案上言秦魏。則此不必言兩。○則韓輕矣。主卑矣。鮑本脫上矣字。○以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鮑本無欲字。非。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離秦力智反。長丁丈反。○散合。謂從約之散合。合離之相續。言六國與秦一合一離。相續不定。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

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朝直遙反。○之計。是計也。天下不合。秦

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難乃且反。

○釁。韓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於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

爭機也。萬於周之時。關君長曰。言韓有秦好。則其重於二周無計數。而秦爭得韓之機會。萬於欲周之時。今公以韓

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考異〕

坊本今天作令天。一本韓與作韓以。坊本梗作梗。無計開有先字。○關。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鮑本作令。義雖兩通。作令差長。○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計算也。其重不可勝算也。發動所由謂之機。秦之爭爲和之機也。萬倍於兩周善於秦之時。

釐王凡十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

韓咎ハ韓若ノ誤

韓咎入韓之不立也。咎音阜。乘繩證反。○韓咎公子咎也。言恐以咎已入韓不立其弟也。蔡母恢曰不如

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咎疑當作若。字之誤也。言韓若立其弟。則因以百金為戒。備賊其弟也。關君長曰。咎既定位。則不立其弟。而必怨周。乃曰。此欲為賊。因來致之。以解說於韓。

【考異】

坊本以車作立車。乘下無重字。劉本因作曰。○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重者重其禮也。鮑本以作立無重字。非也。

【離題】此五國若非誤文。則章首當作六國。必有二誤。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從子容反。長丁丈反。罷音疲。下同。為而當時屬秦者。故策在此。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令力呈反。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新城陽晉。皆秦邑。蘇代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為于僞反。說始銳反。恐丘勇反。○以韓之強輔之以宋。言韓并宋以事秦。安邑魏地。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從子容反。○一從一橫。謂離合不定。是所以難知也。言韓難知。而其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令力呈反。○韓下疑脫不字。言韓欲合於秦。而諸侯惡而離之。故離合不定也。韓固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乘繩證反。○言而令已攻宋。恐諸侯罪己。必事秦以萬乘自輔。若不事秦。則雖得宋地。不能自安矣。是所以必事秦也。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鞞。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鞞。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離力

【考異】

坊本市並作沛。之攻下無市丘二字。○魏順謂市丘君曰。市鮑改作沛。案凡地名無確據者。當依元文。

游敖ハ游說家ヲ云フ。敖ハ一定ノ職ナク。アラハシテ居ルコト。教ハ樂ナリ。

韓可ハ韓下ニ不字ヲ脱ス。

智反。○軾車前橫木。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關君長曰晉楚欲離秦韓之交是智也秦怒韓之攻宋兩國自絕好是愚也愚按此與孟子何哉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君所為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同字法。

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言關人與爲人所伺利害明白可以決絕韓與否

唯寐忘之唯ハ、恐クハ雖ノ説。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高本所甚作甚所代作秦知矣作知也固作故坊本其西下無面字○對西不事秦不能攻宋而今韓已攻宋矣天下不禁韓攻宋是合韓可知矣然韓也○伏軾結韉西馳者韉引軸也驂馬所以牽車也

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此與秦之害也秦之欲攻梁也欲

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

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

之也。病之以固交謂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中立不助秦亦不救魏也爲秦用謂梁必與秦伐韓此中立之害也不如急發重使

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

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重使之使所吏反復扶又反○此與魏之利也秦之欲并

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

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

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

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并音併王于況反行下孟反合力呈反從子容反○言秦貪暴不可與惟從親可以免也

【考異】坊本絳作降病作痛錢劉本同

執圭、圭ハ玉ノ名、圭ヲ執ルトハ、臣タル禮ヲ行フコト。

【雜題】靡謂奢靡也、言奢侈示得意也、以驕於天下也。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

明爲ノ爲字ハ衍。

立尊云々ハ下文尊命ニ
字ヲ以テ相承ク、此ノ
文當ニ一勝ヲ以テ尊ヲ
立テ、功名ヲ天下ニ成
サ令ムト讀ムベシ

主ハ立ノ誤。

也。見賢遍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信音伸。夫音扶。下除大夫餘皆同。朝直遙反。今之韓
○關君長曰。敵對。倅均。謂等夷也。靡無也。言魏王。王。韓。尊之。以驕於諸侯也。
 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
 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
 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關君長曰。有梁君之心。言秦欲尊韓。尊
 己之心。與梁君同。爲不之爲。恐衍。昔
 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
 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秦晉戰於韓原。見左氏傳。十五
 年。傳。晉楚戰於城濮。見僖二十
 八年傳。尊謂霸。令制令也。關君
 長曰。總言穆文皆得成伯業也。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
 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
 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數色主反。下同。王于況反。下霸王能王同。
 ○關君長曰。主疑作立。蓋上文立尊成名
 也。愚謂是言秦不欲爲
 穆文而欲爲帝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
 其心。爲實者攻其形。爲于僞反。下爲爾同。○攻其心。謂
 使之心服而已。形。謂土地人民也。昔者吳與越戰。
 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

哀侯ハ懿侯ノ誤。下
同。
【離題】立下疑脫烈侯
兩字。

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
 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會古外反。稽音雞。種章勇反。○執禽。謂執禽
 鳥。而相見。居士位也。諸御。謂諸執事之人也。其
 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
 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差初
 佳反。今
 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
 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
 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此言
 韓王不明。而諸臣不忠也。東孟之
 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釐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
 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
 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刺七亦反。相息亮反。下同。
 ○聶政刺相韓傀。兼中哀
 侯。見前。哀侯疑當作懿侯。下同。懿侯。哀侯之子也。釐而殪之
 者。蓋欲急救之。使之伴死也。爲之先言。異先立懿侯爲韓君。
 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言今日
 韓君不

【離題】此九合蓋衍。

【離題】不知尊疑衍。

登ハ登障ノ登ナリ、ト法ニ龜甲ヲ燒キテヒビヲ作り、ヒビノ形ニ因リテ吉凶ヲ判スルコトアリ、之ヲ卜兆ト云フ、登ハ即チヒビナルヲ以テ、卜兆ノ義トナル。

可得而爲懿侯之尊。雖貴如許異而吾不爲尊。君云爾者過也。此言諸臣不忠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言桓公尊襄王而已亦貴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言今日以秦爲天子。不可得而爲周襄王之尊。雖尊榮如桓公。吾不爲尊秦云爾者過也。此言韓王不明也。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任晉王。○無他。言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強國謂秦也。關君長曰。登謂龜裂爲兆。言有帝王之兆。以國先。言以國先合於秦。愚謂以下言尊秦之利也。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考異〕

高本章首止火也。自爲一章。題東孟之會。別爲一章。今從坊本。坊本無而今之而字。諸臣下無忠字。高本穆公上無秦字。無此皆之皆字。坊本成名作成王。登作蹇。哀並作列。一本上今日作今日。高本下九合下無諸侯二字。曾本天子作天下。坊本爲桓公下有然而二字。高本上無他下無也字。曾本今與強國下無強國二字。○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靡披靡也。欲外披靡於天下也。○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忠與明對。鮑本無忠字。非。○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勝必少於小勝。千當爲十字之誤也。○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春秋猶四時也。言秦四時用兵。特恣其暴耳。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鮑本名誤王。○許異。蹴哀侯而殲之。鮑改哀爲烈。下同。說見于前。殲仆也。此亦或述往事。以告鄭王之言。鮑合上爲一章。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爲助也。今日至云者。一氣讀下文。今日天子至云者。倣此。○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登障障猶兆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爲于僞反。說始銳反。○鮑彪曰。役。役人。公子。謂陽等輩。貴言立之爲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疏疎通。下同。見賢通反。下同。○言韓陰疎秦。而陽示親之計。之以爲非金無以見親。故賣美人以給之也。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

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賈音嫁。○鮑彪曰美人怨韓賣之。又知韓言韓計之甚疎也。故客情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言韓計之甚疎也。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說始說反內行之行下孟

〔考異〕

坊本無然字韓亡作韓之金以作金而。○補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也以用也言計見親秦之道自非金無可用也。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易以鼓反內音納。○言魏與齊楚戰勝則兵敵故取運易矣不勝則魏自將內運於韓蓋韓與二國俱伐魏也。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關君長曰攻猶攻否。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恐丘勇反。○齊楚恐韓魏合。因叛韓而講於魏故不告也。

運八地名。

〔考異〕

坊本連作郵。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相息亮反為有之為于僞反下為惡同。○莫之為之言無為善扁鵲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惡如字。又鳥路反。○以所恐當作所以言使韓不惡於秦固不善平原況善平原而反惡於秦乎。

〔考異〕

坊本章首無或字願君作願公。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相息亮反說音悅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同為于僞之言疑侈謂間脫使字侈今在秦故云。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之秦謂自

為之ノ之字恐クハ衍以所ハ所以ノ誤。事善ハ恐クハ善事ノ誤。

韓侈謂秦王、侈謂ノ間ニ使字ヲ脱ス。

挾之——秦ハ韓侈ヲ用ヒテ魏ヲ攻メザルヲ云フ、挾之ハ用之ト同シ、注非。

仕之ハ秦ニ仕ヘシメタルナリ。

唐之國都也。關君長曰。挾謂韓挾。侈有秦也。恨蓋謂攻魏也。言何得挾秦以攻魏乎。愚謂伏於山中。懼罪故也。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關君長曰。猶疑我變詐乎。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令力呈反。

〔考異〕

坊本無一入字。○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韓侈得請而還。唐蓋其途所由之邑。公仲珉字與上章韓珉相涉而行。鮑本無珉字。是也。上云。韓侈在唐。下云。今王不召韓侈。則此時韓侈不在秦都。不得自謂秦王。謂上疑脫使人二字。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又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相息亮反。令力呈反。○蓋成陽與珉不善者。去韓之秦而過周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處昌呂反。○以猶以為也。小國謂周。蓋豎亦在周也。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為秦之為于偽反。○為秦去韓。謂為秦善之。去韓因逐之。謂因二人在周而逐之也。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關君長曰。公之不善。謂珉與二人不相善。有求於齊者。謂求為齊相者。言不善珉者。與求齊相者。且收二人而帥秦楚兵以臨齊。乃逐珉更立相矣。

〔考異〕高本又作大。坊本君下無也字。○鮑改大為又。非。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鮑改大為又。非。

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行下孟反。○納猶致。謂弗致莒於山陽也。棘疑當作抑。音近而誤也。山陽君因使之楚。蓋使客之楚說致莒也。

〔考異〕坊本章首無或字。高本上不間有及字。○鮑上及不交齊。鮑本無及字。是也。交猶付與也。○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急也。猶言招。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荅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荅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荅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敵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華胡化反。下同。相息亮反。使所更反。○是何以為公之王使乎。猶云是何以公為王使乎。田荅曰。彼韓急。則將變矣。言將變而他從。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令力呈反。敗必邁反。

〔考異〕坊本王使作主使。公曰。作公言。彼韓作使韓。○鮑是何以為公之王使也。為于偽反。此倒裝法也。言冠蓋相望。告敵邑甚急。是此輩何以為公之君使也。而

棘ハ抑ノ誤。

公獨言未
急何也

韓氏遂向晉於周。向舒亮反下同。○使周逐之也。周使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爲于僞反下同。○有向晉於周。言晉在周爲魏用也。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遂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君關長曰。豈如之句。恐舊在之也。下。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亦亦魏也愚謂。道由也。王失之。王疑衍。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考異〕

高本無使字。○關。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豈如一句。當在韓王失之也下。

張登謂費縲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縲。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縲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音費秘。令力呈反。守手又反。盡津忍反。惡烏路反。○關。君長曰。與西周戒。猶爲西周之備。愚謂。三川近西周故也。謂韓王之辭。止于此。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言韓以縲爲三川守。西周聞之。解釋仇讎。以止爲守之事。此言其效也。

與ハ爲ノ意。

止王ハ西周ガ韓王ノ縲ヲ用フルヲ止ムルナリ。

王失ノ王字衍。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九里地名也。是時七國稱王。不以周爲天子也。故孟子亦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周既亡矣。故今將復之也。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惡烏路反。

〔考異〕

坊本九里作九重。韓子作曰里。房作彭。韓作鄭。○關。魏王爲九里之盟。九里卽曰里地名也。鮑改里爲重。非。

桓惠王

凡一章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爲于僞反。從子容反。下從則同。○建信君。趙人也。關。君長曰。無而之而疑。作以。愚謂。言趙國形勢。有魏則存。無魏則亡。又不可無以合從於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關。君長曰。韓無趙魏之交。則秦必合之重矣。言其爲救援。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韓從則無秦而輕。橫則有秦而重。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鄆。蔡。邵。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三川。韓地。鄆。魏地。蔡。邵。皆近魏地。言秦韓合之害如此。故君收韓。可以無釁。

有之ノ之ハ趙ヲ指ス。
而從ハ以從ノ誤。

覺隙也。言趙合韓。則無為秦所伐之覺隙也。趙合韓。則自不輕韓。熙故令建信收韓也。

戰國策正解卷八終

戰國策正解卷九上

燕上

文公

凡三章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燕烏賢反。國名下皆效此。不復音。為于偽反。下同。○下李兌非誤。則衍今君之下。疑脫合字。謂合燕於齊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何吾疑倒。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夫音扶。○則不能孤立。兌不善秦。秦必以燕合於齊。是免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

李兌因ノ李兌二字衍文
力又ハ誤字
君之ハ之ノ下ニ合字ヲ
脱ス。

何吾ハ吾何ノ誤。

且燕云々ハ以下十七字
錯簡。

事貴。

愚按亡國之餘謂齊破燕之後昭王之時也。而此章專言齊燕之合。夫齊破燕之後。二國仇讎豈能相合哉。且下王噲策曰。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秦之死在王噲時。今客為秦說。安得豫曰亡國之後哉。關君長以此十七字為他策錯簡得之。

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不善亦

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

取之謂與之交。齊疑燕合於趙則燕亦不信齊。二國必合於趙。故趙重矣。蘇秦為齊所疑則必事李兌。故多資。

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

結交。

下使所吏反。坊本奉陽君下無李兌二字。○補注。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吳謂下李兌二字衍文。案上李兌當作李成。說亦互

策。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

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塞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

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

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

從子容反。下除國從餘皆同。說始銳反。朝鮮上音潮。下音仙。數色主。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反下同。乘繩證反。騎奇寄反。○言燕地廣兵衆食足也。

天府。天然ノ府庫ト云フコト。

【雜題】五戰舉舊來之實事也。非虛說。

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

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

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

以不犯難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

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

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

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

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

無患矣。

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

金帛以至趙

〔考異〕

坊本二千下無餘字。雖不下無由字。發與號令作發號出令。高本五日下無而字。坊本南近作促近。強國下無也字。○彌（民雖不由田作）鮑本無由字。非○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難乃且反。○權之噲子謂文公曰。不如

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關君長曰。趙若不救

齊。故不如此。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

請合於齊。令力

〔考異〕

易王

曾本後齊趙下。更添齊趙二字。凡二章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卒子律反。為子偽反。說始銳反。○司馬齊王按戈而却曰。此一何慶

按戈ハ戈ノ柄ヲ執リ、カヲ入レ之ヲ握リ、人ヲ刺サントスル勢ヲ為スコト

弔相隨之速也。却使秦退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

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烏喙毒藥也。偷苟且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

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

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少詩照反。行戶郎反。○鴈行。見韓宣惠王策。天下之精兵。

謂秦兵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

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

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負婦人。蓋謂負婦人之累也。齊桓公與蔡姬乘舟。蕩公怒歸之。未絕蔡人嫁之。明年。侵蔡。遂

伐楚。事見僖三年左傳。因婦事侵蔡。負婦人之累也。遂伐楚而楚服。名益尊也。楚伐鄭。晉救之。鄭與楚成。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與其

專罪六人同之。遂戰于郟而敗績。事見宣十二年左傳。其勸戰而敗。開罪也。六卿同罪。交愈固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

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

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

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

〔難題〕頁背也。謂背蔡姬而伐秦也。

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

夫音扶。霸王之王于況反。○關君長曰。以

虛辭附秦。即卑辭以謝秦。而不以物隨也。故曰虛辭。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

塗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說音悅。○鮑彪曰。塗泥也。自卑之甚。

〔考異〕

坊本奈何下有乎字。業下無矣字。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

也。乘繩證反。下遐嫁反。○館如聘禮。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

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

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

王者。為于偽反。下自為為人同。使所吏反。○使謂使齊也。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

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不

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

不可ノ不字疑ラケハ衍。

離親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

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

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

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

參所金反。高行之行。下孟反。下信行同。夫音扶。下且夫。忠同。離力智反。下同。數色主反。○素空也。期謂與女子期。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

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覆扶又反。下同。○皆皆信廉孝也。

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

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君當作若。字之誤也。前後皆曰足下。此不可獨曰君

營丘。太公封地。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

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者。自覆之君也。僕者。

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去起。呂反。燕王曰。夫忠信

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

梁柱ノ梁ハ橋ナリ。

自覆ハ自カラ其ノ身ヲカバフ意。

君以ハ若以ノ誤。

藥酒ハ毒酒ナリ。

使妾云々ハ妾ニ毒酒ノ罪ヲ被ラシメントシテ孟酒ヲ奉ゼシメタルナリ。

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

奉芳 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亢苦浪反。言莫敢自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

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說始銳反。言齊不敢取其說也。

〔考異〕 坊本見足下有初見二字蓋注文一本無初見二字有臣亦不事足下矣七上。有蘇秦曰三字餐作食坊本不臣下無焉字高本踰境間有楚字坊本足下者作足尺之功鮑本身上有初字。○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哉蘇秦之說齊曰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是揚燕秦之威於齊也。○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邊城之外鮑本無楚字案燕未嘗涉楚境下句不窺邊城之外亦無所頂當作足下不論境楚不窺邊城之外境楚誤倒耳鮑不知誤倒遂刪落楚字非也。○足下皆自覆之君

鉏耨ハ農業ノ器、スキノ類。
 【離題】史記又高作二細一字、則下頁字爲背、義似長。
 負其志ハ思フ所ニ違ハザルヲ自負スルナリ。

也皆當爲者
 字之誤也。

王噲 凡七 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言自負如其志之所欲乃至燕廷觀羣臣下吏王果天下之明主也言觀臣知君也。

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夫音扶下同。援于眷反。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關君長曰王初見代不欲露其情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

甲札ハ綴ノサネ
甲緝ハ札ヲツナグ紐
大數ハ大計畫ノ意

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曰。有大數矣。有之乎。令力呈反。開於之。開音問。處昌呂反。下同。○報齊。謂報因。喪見伐之怨也。關君長曰。組。謂織組也。緝。組也。謂自織於。穿甲之紐也。數。猶計也。言削札組緝者。以。有報伐齊仇之大計也。是代述王言也。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積子賜反。下同。○子開之。言代。既開外言。敝。疲敝。力。兵力也。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長曰。言所附之國。必使王重於諸國。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二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

【難題】齊王稱長主。必是年四以上矣。後至燕入齊。殺湣王。得三十七年。則王必宣王矣。據孟子爲當。史誤。

【難題】異日也。史無也字。
濟西不役。濟水ノ西方ノ地ハ。兵役ニ出サザルヲ云フ。下文河北不師モ同シ。

內寇云云ハ。內寇ハ齊國ノ朝ニアリテ。齊ノ爲ニ。不利ヲ謀ルモノ。外敵ハ干戈ヲ執リテ。燕ト戰フモノ。

敝。長丁丈反。罷音疲。將子匠反。乘繩證反。數色角反。○長主。言齊國大兵強。長於諸侯。自用言好自用。其強以攻戰也。三軍。謂燕三軍也。舉包。謂將然非既舉且包也。欲得。謂其力既竭。無所取用也。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濟子禮反。下同。塞。先天不與時。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盡津忍反。○徐孚遠曰。二境之不出。專以備燕趙。今用兵不休。故二境皆發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好呼報反。質音致。○關君長曰。言齊王以質爲利。左右寶珠玉帛爲德。而且輕亡宋。徐孚遠曰。前言舉五千乘之宋。此云將輕亡宋。是宋尚未滅。齊王意欲圖之。前言其規算也。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關君長曰。以用也。受命。未必之詞。蓋言吾終用子之教。欲必伐齊。其有勝之者。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內寇。謂齊在內爲謀者。外敵。謂其士卒也。與。黨與也。治其外。謂治拒外敵之謀也。報應也。言爲燕開齊。制其內寇。爲內應也。

【離題】內寇不與、與當作、與、外敵不可拒、不字疑衍文。

比三日ハ三日續イテノ意。

還視ハ馬ノ前後ヲ廻ハリテ見ルコト。去而顧之ハ一度去リテ又振返リテ見ルコト。一朝之賈ハ馬市一日ノ稅。

【考異】

一本竊開作臣開坊本鉅作鋤。思念作思齊。欲伐作欲報。敵齊作報齊。下無則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緝。曰有大數矣。鮑本念誤齊。曰當爲日。字之誤也。大數。大略之數也。鮑本脫上曰有大數矣。五字。○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齊王年長自用。不聽人言。○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報告也。告諭其內以和之。其外其內。卽內寇外敵之內。外謂齊。內謂燕。鮑本作敵其內。鮑吳皆以爲亂齊國之內。則此內字與上殊義。非也。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且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
爲燕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比毗志反。樂音洛。還音旋。賈音嫁。見於之見賢遍反。下同。先西薦反。後胡豆反。○關君長曰。莫與言。無與言。馬且問價者也。獻一朝之賈者。蓋馬肆有稅。愚謂爲馬食。爲馬食之資也。禮少儀。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 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說音悅

【考異】

坊本與言下無願字。賈作費。高本無乃入之。乃字。盧本同。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
令力呈反。質音致。下同。焉有之焉。於虔反。離力智反。○欲得志。言欲殺辱之以逞志也。 陳翠欲見太后。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懼。懼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
待之言待怒解。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也。懼。少肉也。 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齋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
鮑彪曰。嫁則女之事畢矣。 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
封亦公子之終也。 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

願ハ幸ノ意。雁鶩之餘食ハ先王ガ畜養セラレタル雁鶩ノ食料ノ餘粟ナリ。愛子ハ男女子兼ヌ。丈夫子ハ男子。

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

長丁丈反。○關君長曰。命公子。謂命爲質於齊也。束猶約也。制猶製也。

〔考異〕

高本無亦字。坊本宜臞下有者字。一本願作顯。坊本公子功下無而封之三字。高本無而大之而字。○補註。不宜臞。鮑本臞下衍者字。○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束車。以革約車也。鮑本束作乘。此爲行具而已。未卽乘車也。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王而之而讀爲如。惡烏路反。合力呈反。爲山之爲于僞反。下爲山爲王同。○不能自恃。疑當作能不自恃。一事強疑衍。強謂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比毗志反。○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鱈。稱之稱比目魚也。是山東不智一也。又譬

不能自恃ハ能不自恃ノ事強ヲ疊ミタル下ノ事強衍文。
○不能如一ハ案ズルニ不能二字。下文ニ因テ誤ルナラン。此處ハ將ヲ奈何シテ。弱ヲ合シテ一ノ如クスレバ。トアルベシ。

不卑ハ惡卑ノ誤。

之卒ハ之計ノ誤。出士ハ出師ノ誤。燕之ハ山東之ノ誤。

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索所白反。○是山東不智二也。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陵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是山東不智三也。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三物謂上三事。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此節必有誤。今試正之作山東相合之主者。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計。皆出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山東之上計也。與首節相應。似可通也。不知果然乎否。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言秦韓久構兵。趙乘其間而亡中山。今秦楚久

構兵則趙亦乘其間而必亡燕

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

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言不獨燕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考異〕

坊本曰作燕高本無今從纂及盧本坊本善計下有也字之所下有以字古下無之字相索下有者字固作故陵作凌一本作臨坊本東之主作東主不卑作不惡卑主必作王必北攻作必攻秦久作秦之今久作今秦之○謂王而不能自恃而如也言王如不能恃其力也王而一句亦所獻書中之辭鮑本王上有燕字非也○智固不如車士鮑本固作故通○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成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鮑依上文卑上補惡字是也卒終也言山東相合之主及不惡卑名之國者其於今日之計可長存之終者各出士以成韓梁之西邊此爲上計也○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二久字鮑本並作之今下又有秦字非

宣衍文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相息亮反下同復扶又反斷丁亂反○斷謂決斷國事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

必衍文

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

爲于僞反使於之使所吏反遺唯季反○

宣字衍涉上文而誤也下鹿毛壽或人即皆代之所使也

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

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

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

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行下孟反屬音爛下同○由必之必衍涉下文而誤也屬付屬也或曰禹授

益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

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

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

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

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命力呈反下令人合章同○以啓人爲吏言收自三百石以上吏印而效之子之吏言以啓臣爲益吏也收印自三百石

以使自置吏也老謂以老自休也顧反也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

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也恫痛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

【雜題】秦漢人所記載故有三百數耳非當時實有之

將軍市被ノ四字衍文。

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先西薦反，後胡豆反，數色主反，難乃旦反，離力智反。○李光緒曰：及至之及，非又及之及。當云將軍市被既攻子之不克，及至百姓之反攻太子也。市被遂赴圍，爲太子死難，連用三將軍市被字。此乃古文撲贖處，或曰不克下將軍市被四字衍未詳。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將子匠反。○文武之時，謂文武遇紂之時也。北地，齊北邊近燕地。

〔考異〕

纂宣並作閱，高本啓人作啓一字。韓子有人字，高本友作支。韓子作友，坊本於字立太作立公。○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鮑本支作友，非。○將軍市被死已殉國，市被反攻太子，不得言殉國。殉當爲徇字之誤也。鮑本已作以是也。○孟軻謂齊

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下文云：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史：燕世家同世家，又云：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田敬仲世家：湣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我。濟西然則子之亡在齊湣十一年，是亡燕者乃湣王，非宣王也。又案孟子書云：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此言蓋在燕人立太子平之時，凡孟子書單稱王者皆湣王，此亦湣王亡燕之一證也。宣當爲湣轉寫之誤耳。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質子之質音致，下同。委質之質音贊，爲謝之爲子，僞反。○齊怨秦，爲燕謀，齊故欲囚厲，爲臣，爲齊臣也。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亮反。○據上章，代婚之代當作秦，使代扶持質子而安于齊也。蓋代得齊交，則燕重之重之，則信其言故也。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

齊王其霸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善待之。

〔考異〕

坊本持作侍，霸下無也字。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

蘇代ハ蘇秦ノ誤。

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宋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過音于僞反。○魏昭王策可并考。

〔考異〕

坊本連前章下涇陽下無君字。出蘇代下更有代字。

昭王

凡十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飲。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因反斗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

熱飲ハ熱ク沸カシタル汁。

摩笄ハ頭ニサス笄ナリ。摩ハ磨ノ意。笄ヲトギテ刃ヲ附ケタルナリ。

乃却以謝ハ以謝乃却ノ誤。

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也。爲秦之爲于僞反。從子容反。并音併。塞先代反。令力呈反。樂音洛。摩磨通刺。七亦反。也。取猶受也。言代王進受熱飲。斟酌也。狼戾言暴戾如狼。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邪言耶。○關君長曰。疑作以謝乃却。言燕割城以謝乃趙兵却退。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朝直遙反。援于眷反。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處昌呂反。○裁僅也。尾猶末也。

〔考異〕

坊本因反斗擊之。代王腦塗地。作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無今趙之今字。纂澠作澠。坊本事秦下有今字。大客作上客。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他徒多反。爲于僞反。使所吏。反數色主反。○亂謂燕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津

忍反。說音悅。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己者。至。馮几據杖。呵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

孤ハ父ナキ稱、謙辭ナリ。

誦指ノ誦ハ屈ト同シ、兩手ノ指ヲ屈シテ握リ合フコト、拱ト同シ。【離題】誦指、指疑當レ作節。响藉ハ响藉ノ誤、跳躍シテ人ヲ蹈ミツブスコト。

君人ハ人君ノ誤。

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處昌呂反。馮音憑。選息戀。反朝直遙反。下同。○誦指猶拘指。拱手也。說苑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執弟子之禮也。先後先後於彼也。人趨己趨。不敢異也。恣睢暴戾也。吳師道曰。下言叱咄。上有响字。爲復。响藉義亦不類。當是响藉。見韓策。釋爲跳躍。此謂跳躍蹈藉也。愚謂服道畏服道德也。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其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君人恐倒。涓人。謂者也。不能。猶不及也。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

弔死問生ハ死者ヲ弔ヒ子ヲ生ム者ヲ見舞フコト。

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爲魏之爲于僞反。樂佚之樂音洛。北音佩。又如字。盡津忍反。下遐嫁反。○湊聚也。

〔考異〕

坊本欲將下無以字。力下無少字。一本謂指作屈已。坊本無已趨二字。諸本其少。不足以報鮑本。脫少字。○人趨已趨。則若己者。至焉。鮑本脫已趨二字。○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以報君。首疑當作骨。

策ハ策ナリ。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出使之使所吏反。下南使同。○猶鞭策。言御諸國猶衆而使無伐燕也。馬也。當猶敵也。言密遣使諸侯。以約攻齊。分散游士。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

舉王ノ舉字衍。

象ハ人形ナリ。區ハ屬ナリ。諸侯ノ人形ヲ使所ニ坐セシメ、臂ヲ其ノ鼻ヲ突クヲ云フ。鄰民ハ四鄰ノ民ノ集ル所。故ニ注ニ鄰民ト云ヘルナリ。

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說音悅。乘繩證反。射食亦反。○當世。謂任當時也。舉王之舉。吳師道以爲因下誤。衍是矣。屏。樹。屢。屢也。猶晉書左思傳云。藩溷也。王名謂王者之名。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夫音扶。處昌呂反。○鄰。四鄰。鄰民猶言雜民也。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故曰。以下記者之。餘論。

〔考異〕

坊本五十作十五。○使侍屏。屢。屢謂之樹。門屏之間謂之宇。人君所宇立以待客也。宋王欲示威於客。故亦置諸侯象於此也。屢則也。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

足下ノ二字衍文。
【雁題】足下、史記作夫。

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遺唯季反。夫音扶。下同。乘繩證反。下同。質音致。下同。○燕前無宋害。故忌。有一子質於齊。見上。實貨財也。除害。謂除齊伐燕之害也。齊無宋害。故忌。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并音併。○足下二字恐衍。宋五千乘之國也。而加之。淮北則一舉宋并魯衛。加之。北夷。則亦一強萬乘之國也。司馬貞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愚謂。齊因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賈音價。句古侯反。會古外反。稽音鷄。○素。白繒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穆文熙曰。取敗素以爲紫。而價反十倍。正轉敗爲功意。今王若欲轉禍

賓ハ壇ト同シ。

客ハ衍文。

何不ノ二字衍文。

秦王ノ王字衍。

先於燕趙ハ燕趙ノ使來ヲザルニ先キダチ、秦ヨリ二人ヲ遣ルコト。

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使盟之。使所更反。盡津忍反。賓擯通。○之秦。之秦及客字。恐衍。挾帶也。挾賓。猶言被賓也。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言不憚割國都。以賂與國。而為窮齊之功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說秦之說。始銳反。下說秦同。○上何不二字。及王也。之王。恐衍。先謂先行。接於二國也。變謂背約也。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

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躡躡通。草履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去起呂反。以上謂秦王設詞。穆文熙曰。為秦畫策。令與燕趙相信。因而驅使韓魏以攻齊。所謂窮齊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刺七亦反。取猶收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復扶。又反。

〔考異〕

高本奉作秦。坊本使使作使之。長賓之秦作長賓客秦。今涇作令涇。帝而下無以字。一本服聽作服德。驅作馳。坊本上宋地下有而字。一本敝躡作脫。屣。劉本若此言作若言。坊本說秦下無秦字。報仇作報讎。仇。○爾雅。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質質通。不躬親朝齊。特使人致臣禮。故曰寄質。○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欲除齊害。

以取其信也。○使使盟於周室。鮑本作使之是也。○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待破一秦字。符言諸侯盡擯秦。秦將挾賓客以待破耳。鮑本作其次長賓客秦。非。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鱗。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鱗。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參所金反。行下孟反。處昌呂反。衣於既反。養羊尚反。○史鱗。衛大夫子魚也。關君長曰。廉不荷取。是以身貧。故不俱達。義不苟生。是以身死。故不俱立。長曰。言自憂國事。不足保國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邪。塞先代反。伯霜同。邪音耶。○關君長曰。亦亦燕王也。負籠。

疏章。地名。

負籠。農夫之義。

北面ハ南面ノ誤。
【離題】母去周、謂、繼、
召公之伯位、不、之、失、
也、上謂、朝廷之位、去、
如、字。

猶言荷條也。
言耕稼也。

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

而朝。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駕而朝矣。朝直

○關君長曰魏策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此當作南面別駕猶改駕也愚謂言使燕繼召公業

夾輔周室挾天子以令諸侯則諸侯不為改駕朝秦楚而朝燕矣此言秦楚務進取而燕不能

也然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

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

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其指敵國也揆度也此言燕王欲

成功立名宜先量敵國大小強弱今王有東嚮代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

戰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矜音謹○鮑彪曰矜矛柄矜戰

蓋為矜施戰砥柔石所以礪也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

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閒可取。夫音扶罷音疲敗必邁反

也老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

東游於齊何如。乘繩證反下同為寡之為于僞反下對曰足下以愛之故

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

之臣何也。與與車也與諸之與及也負牀未詳疑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

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關君

不欲斥言燕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

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

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

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

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

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

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

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

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盡津

忍二

負牀ハ恐クハ負懷ノ
誤負懷ハ負抱ト同シ、
三四歳ノ幼兒ナリ。

丈夫ハ夫ナリ。

令力呈反。飲於鳩反。奉捧。同使所吏反。○躓路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所以自固也。

【考異】

一本過養作過孝。位作立。纂政作正。坊本之周作周之。諸本別駕作別馬。一本作加馬。今從一本。坊本故與下無則字。當世作當時。○謂義不與生俱立。義可死則死。故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自完德行之道。○王曰。自愛不足乎。憂愁也。愁。擊也。自擊斂其身者。不敢肆行以脩其德也。○若自愛而足。則臣亦之。周負能耳之往也。鮑本作周之。義劣。○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而朝。章武在渤海。非楚力所能及。楚在南而而云北。而而朝。義皆可疑。楚恐當作趙。○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此謂召公夾輔周室之時。故云。毋去周室之上也。別辨也。諸侯欲急朝之。不復暇辨別其馬矣。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喜許記反。詭音他。○喜好也。詭欺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

周之俗。不自為取妻。為其之為子。僞反。譽音餘。取七住反。○言必待媒而娶也。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舍音捨。○銜賣也。敝猶敗。謂無成事也。此所以必待媒也。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

【離題】詭蓋弛慢之義。是誇張過實之言耳。孟子離詭之聲音顏色。義不同而文意可。想矣。不當作詭音。解詭為欺。太急迫矣。天下豈有喜欺已者哉。是不須言者。

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詭者耳。王曰。善矣。

【考異】

坊本男富作男美。○謂之。女家曰。男富。鮑本作男美。非。

蘇代謂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說始銳反。令力呈反。下同。○說燕於趙。言以燕怨齊之事。說趙王以與燕俱伐齊。入齊代。入齊也。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

子也。韓為人姓名也。令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蓋齊使蜀子伐宋。既而召歸不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道言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質音致。下同。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子指代。吾謂趙也。言人請奉陽曰。告代以請齊。令無守趙之質子。以甲。若代不為請。齊果守質子。以甲。則趙亦必守代。以甲也。

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言雖趙言惡。而王勿為臣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故固通。○關君長曰。出疑

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故固通。○關君長曰。出疑有趙累猶為之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

出ハ由ノ誤。持ハ特ノ誤。

公玉曰ハ公玉丹又ハ公玉丹ノ誤。
命說ハ命兌ノ誤。

兩ハ良ノ誤。

如齊ハ以齊ノ誤。

厲ハ癩ト同シ。

惡交云々ハ齊趙燕三國ハズンバ二國互ニ代テ惡人トシ、後人モ其ノ言ニ效ヒ、代ノ惡名ハ消ユル時ナカラシ。

王何ハ臣何ノ誤。

欲王ハ欲止ノ誤。

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紛亂也。吳師道曰。持字疑特得之。關君長曰。趙襄子委張孟談與韓魏約伐智

伯言燕。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玉曰。命說曰。必不

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

以燕為上交。相息亮反。下子相相中同。○公玉曰。當作公玉丹。或公玉冉。按呂子審己篇。齊潛王亡居於衛。謂公玉丹曰。云云。史記孝武紀索隱云。風俗通

齊泯王臣有公玉冉。冉與丹字形相似。實是一人。曰字亦與冉丹相近

而誤耳。吳師道曰。說兌之訛得之。即奉陽名也。此言齊王變前言也。吾所恃者順

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知無厲。今賢

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順齊公子嘗質於趙者。見秦惠文君策。厲害也。言雖順良也。無齊謂

無得齊交也。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

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

倍音佩。解音蟹。復扶又反。○關君長曰。如疑作以得之。小人謂待之。如小人也。言奉陽怒此二者而背齊。解謂二國和解。故齊趙之合。苟可循

也。死不足以為臣患。逃不足以為臣恥。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故固通。被皮寄反。厲音賴。○循順也。關君長曰。苟可循。不可必期之詞是也。言二國交合。

而苟可順燕。則己之願足矣。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

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言二國合而不順燕。則二國與燕交分惡於代。而後人相效其言。以為代實有此事矣。是患也。若臣

死而必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

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

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賁音奔。○相攻。謂齊趙相攻也。王當作臣。字之誤也。臣以為不若

逃而去之。關君長曰。言代死。則齊趙恐不相攻。不若逃去。為二國相攻之計。臣以韓魏循自齊。而為之

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也。為于偽反。○自由也。言以韓魏相順。由齊不善而說秦。為

二國取交於秦。三國深結趙以勁其兵。如是。則齊趙近於相攻也。臣雖為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蘇子

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

於此。故臣雖為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以用也。吾子皆指代也。無燕謂代無燕親也。關君長曰。王疑作止。得之代

既述奉陽告朱謹之言。而斷之曰。奉陽疑代怒燕。而無親至於此。故臣雖為之不累。燕又不欲王止其逃。伊尹再逃湯而之桀。再逃

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

果與伯學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伯柏通。○與皆當作與。字之誤也。言二子皆逃而成功。代逃而紛亂齊趙。則亦可垂功於竹帛矣。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貨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載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難乃且反。使所更反。載才再反。○管仲孔子事。見春秋傳。張儀以下未詳。望諸非樂毅。別是一人。載謂軍載資糧也。楊涼曰。士者。脩立之稱。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卒。子律反。敗必邁。反。○此記者之言。

〔考異〕

高本章首止者矣。自爲一章題奉陽君以下。別爲一章。今從坊本。諸本謂奉作爲。奉。今從一本。高本令齊作今齊。坊本與齊作使齊。道作通。高本今齊作令齊。公玉作公王之必作之令。坊本知作如。高本如齊王下。更有王字。坊本上相攻下有也。字。臣以下無爲字。勁作勤。高本下相攻下無也字。坊本之累間有不字。二子字皆作子。無再逃湯而之。樂六字。大事下無者字。貨作虎。珪作圭。而出下無逃字。高本載作戴。坊本爲士。間有好字。○補。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與齊王謀。句道讀爲導。導齊王取秦以攻趙也。鮑本道作道。非。○持臣。非趙孟談也。持者把持之令。不得自由也。○齊王使公玉曰。命說吳讀。王爲玉。云公玉複姓。是也。曰名也。字疑作粵。若白。○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蓋公玉之子。○始順與蘇子爲豐。見之知無。○今賢之兩之已矣。兩貳也。謂爲之佐順及見蘇子。知其無厲害之心。今則賢之。遂爲

之佐已矣。○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此合謂戰。循不變也。○臣死而齊趙不循。不循不順。舊轍也。謂相與講。○又不欲王欲貪也。猶言求。言不求。王與趙講也。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爭音諍。復扶又反。○言伐齊之決。而且以慰齊人之心也。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志。若此也。收取也。言當此之時。二國勢不兩立。而齊強燕弱。則燕不可必勝也。然而昭王常獨欲有復仇取故地之志如此也。此記者之言。

〔考異〕

坊本無和也二字。

齊魏爭燕。言二國爭。欲合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子也。適丁歷反。予與通。○二國皆言吾得也。與趙交以求合於燕。適主也。子謂許也。蘇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相息亮反。北音佩。○關君長曰。北敗謂齊爲燕所敗。終言之也。

天下ハ趙及ビ其他ノ諸國ヲ指ス。

〔考異〕

坊本子作代。於魏下更有魏字。下得趙作得燕。○補註未有適子也。適主也。子與通。黨也。○燕因合於魏得趙。魏本與趙講。故燕合於魏而得趙也。鮑得上補魏字。改趙爲燕。謬妄尤甚。

趙已ノ趙字衍文。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開隔也。趙已之。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同。古莫反。離力智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寡同。

○開隔也。趙已之。趙疑衍。晉齊地名。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

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

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

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令力呈反。下同。將子匠反。下同。夫音扶。

王○代令人謂也。鮑彪曰。振舉也。蓋欲復所失。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

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

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必敗

適反。下敗王同。遺唯季反。○改舉言。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

日者ハ晝者ト同シ、前日ナリ。

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質。鑽通。復扶又反。

〔考異〕

高本開作開。故地作古。地一本得首作斬首。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口事。讒口之事也。御侍御也。不敢斥王也。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

齊兼質臣ハ臣兼質齊ノ所重ハ所恐ノ意。

【離眉】眉之列于目上、是必定之事、無容少猜疑、故以為喻、與之言以下十字衍文。

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質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偽反。下為王同。上重直用反。下重直龍反。處昌呂反。○望。責望也。不善。謂不善於燕也。質市也。關君長曰。此句有誤錯。當作將謂臣兼質齊。愚謂既質於燕。又質於諸侯。故曰兼質。重猶難也。重卵猶累卵。處重卵。謂危也。此。前日書中語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女音汝。○關君長曰。列眉。謂兩眉對列。以喻其明白也。期待也。言苟無死之事。汝便宜從事。以汝心自信。無為慮也。愚謂與之言以下十字。疑他章錯簡。此。前日燕王答代語也。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數色主反。○任齊。以齊為己任也。此言已勝其任。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虛。設備也。齊北地近燕。而不設備。行其兵。不疑燕也。與及也。關君長曰。燕無信於齊。而齊不疑燕。今燕且攻齊。不信之甚。代言之者。蓋以伐齊。則己之謀不行也。或不欲人有己之功與。使齊犬馬賤。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吳師道曰。

字書無賤字。恐即賤。關君長曰。使齊如犬馬賤。而不言攻燕。蓋言齊之有信。愚謂使齊然者。代之功也。今王欲用其所善。是王無信於代也。王苟欲用之。

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釋臣。則臣請歸。辭事。臣苟得見。則盈願。釋釋同。則專通。○言兩用二人。則事之專任所善。則釋己所任之事。用之與不用。非所敢請。唯苟得見王。則己願足矣。

【考異】

高本質作鄆。坊本之所下無重字。高本列眉作剗。坊本離下無燕王二字。馬下無賤字。剗作專。○【離眉】(臣之所重。處重卵也。重難也。重卵。累卵也。鮑脫上重字。○吾信汝也。猶剗。剗者。剗也。剗。剗也。古剗字。剗。剗也。言吾信汝也。其於他人之言。猶剗。剗者。之。遇草木。必芟。剗之。鮑本作剗。剗。剗也。非。○使齊犬馬賤。而不言燕。字書不收。賤字。蓋古棧字。馬棧。廢床也。編木為之。大馬棧者。將多其馬也。鮑本大作犬。無賤字。非也。

【離眉】楚喪三郡。鄆。燒夷陵。雖曰亡。亦可。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約猶止也。亡失也。謂失地於秦也。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鮑彪曰。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

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宛於袁反。射食亦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割同。○司馬貞曰：正告謂顯然而告也。夏水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愚謂如射隼以喻易且必獲也。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少詩昭反。下同。斷音短。行戶郎反。下同。盡津忍反。○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塞先北反。下同。卷眷勉反。濟子禮反。下同。虛音墟。○卷謂如卷席也。道由也。鈇利也。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

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重直用反。下重燕重魏同。○徐孚遠曰：楚魏本與國，秦攻魏，畏楚救之，故以南陽委楚。楚有事南陽，不及救魏，魏棄楚而合秦，秦欲伐楚，即以塞黽隘爲罪也。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屬音燭。○秦伐魏，林鄉見魏策，屬行謂相屬而起。兵也。言秦使公子延因犀首相屬起兵而攻趙也。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葉舒涉反。下同。○離石馬陵皆趙地名。關君長曰：史無一魏字，此恐誤衍。言秦不爲魏割所委之地。史作太后弟，此當添弟字，嬴勝也。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郾阬適齊

魏不爲割ノ魏字衍文。

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適音誦。厄音隘。令力呈反。刺七亦反。○吳師道曰。適即上所謂。因以為罪者。如龍賈。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愚謂蜚蟲名。如刺蜚。謂易也。制御也。約要束也。

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數色主反。○龍賈魏將岸門三川韓地封陵西河上雒魏地。高商或地名或人名未詳。趙莊趙將方苞曰。西河上雒三川皆秦所并三晉之地也。晉國之被秦禍幾亡三晉之半也。

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說始。銳反。

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復扶又反。從子容反。○言蘇秦死後諸侯或從或否而由燕重代天下復宗蘇氏。

〔考異〕

坊本於天下正作正告天下下江下漢上並無而字乘舟作輕舟卷下無我字高本軹作枳坊本軹道下更有道字冀下有兼字戈作戟一本榮口開有陽之趙坊本至作質無屬行而三字高本羸作羸坊本必令上無此字制作知諸本無私交

伍子胥以下十七字他章ノ錯簡。

二字今從盧本坊本反約下無諸侯二字○蘇代約燕王曰約要通讀如使數人要於道之要○乘夏水而下江鮑本脫而字下乘夏水而下漢同○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鮑本救誤據○為木人以寫寡人寫模寫也鮑本作象亦通吳以寫為象古文則不然○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上趙鮑本作已至作質皆是也屬行連屬以行言兵多也鮑本脫屬行而三字○用兵如刺蜚繡姚云錢本添入蜚字則元無蜚字是也如刺繡言旋轉無窮○母不能制舅不能約制鮑本誤知約要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過音戈。易以鼓反。○伍子胥至大賞十七字。疑他章錯簡。言患未至而使除之無至易患既至而救之難。故智謀之士皆從其易者。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也。以言燕被伐而救之。不如其未伐而救之之易也。今與以

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趙說之說始銳反。下同。為于僞反。秦處之處昌呂反。○西疑當作敝。以此言說趙王。所謂先使除患無至者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

之四ハ之敝ノ誤。

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大說之說音悅使所吏反○使者即楚將軍封之將軍也

〔考異〕

坊本道作遺者二字先作無高本與作予坊本承作乘○**謂**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鮑本道誤遺下衍者字改先為無案先无

字之誤鮑改是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日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

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

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

者得而并擒之

為于僞反過音戈蚌叶彼五反鷸音聿舍音捨并音併○蚌蛤也鷸

沒鷸不能出而溺死也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敵大衆臣恐強

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

善乃止

〔考異〕

高本箝作拊坊本相支作相攻願上無故字王下無之字○**謂**今日不雨明

日不雨即有死蚌上文云蚌方出曝是蚌出水在陸若雨則流潦沒喙鷸不得

不食蚌也古不分四聲尤之與虞古音尤近故蚌叶雨也○

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出開口出其喙也出鷸相韻

凡二十七章

戰國策正解卷九上終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

燕下

惠王

凡二章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閒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為燕之為子為將自為敢為同盡津忍反下同屬音燭未下之下遐嫁反閒為反下為燕古莫反將子匠反○五國趙楚韓魏燕也三城聊莒即墨也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

棄軍臣ハ棄去ノコト。

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卒子律反。敗必邁反。暴步木反。○以與之以猶謂也。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質鑽通。○抵當也。言不能奉承也。

昭王令伐齊之命。而速下二城。以順惠王之心。恐當死罪。以傷昭王知人之明。而又害惠王愛護先王功臣之義。不欲斥言惠王。故曰左右。下文侍御亦爾。不敢爲辭說。言不敢自爲理罪也。

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使者之使南使同。數色主反。○言對使者恐二者不明。故對以書也。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

假節ハ魏ノ符節ヲ假リテ燕ニ入リシチ云フ。
亞卿ノ亞ハ次ナリ、次卿ハ外國人ナルヲ以テ本國ノ卿ノ次位ニ置キシナリ。

舉天下ハ天下ト共ニノ意。

宋ハ衍文。

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放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當丁浪反。處昌呂反。行下孟反。下同。錯七路反。○高世謂高出一世也。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假節以之燕也。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積子賜反。下同。夫音扶。下皆同。○舉史記作與。此恐誤。徑捷也。鮑彪曰。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愚按。新序。無魏宋之宋。此恐衍。四國。趙楚魏與燕也。

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符節。使者信者。周禮地官門關用符節。顧反也。反復也。隨。隨諸侯之兵也。林西仲曰。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伐齊。

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

【離題】軍屯濟上，而是地已入掌握，是時昭王在濟上。

餘令云々、餘令ハ羣臣ニ告ケル遺言、詔後嗣之遺義ハ嗣王ニ告ケル遺言。

【離題】順庶孽、史記順作慎。

故ハ衍文。

親ハ信ノ誤。

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子濟禮反。○有猶得也。言河北之地隨昭王發舉而起兵助燕。至於濟上。而毅得之也。濟上之軍謂諸侯之兵軍於濟上者。河北之兵亦在其中矣。輕卒銳兵長

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伯音霸。○國國都也。大呂齊鐘名。呂子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元英歷室。燕二宮名。故鼎齊所得燕鼎。寧臺燕臺名。薊丘燕都。竹田曰篁。言薊丘生植之物。移植於齊之汶篁。徐廣曰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是也。先王以為

愜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頓猶為昌國君。謂封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土名

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

乘繩證反。施以鼓反。萌根通。○蚤知先見也。八百歲通太公數之順庶孽者。謂不亂嫡庶之分也。萌隸謂至賤者。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鷗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

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差初佳反。量音亮。○是猶察也。左傳雍子之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史記無江下故字。此恐衍鷗夷。鷗名。謂馬革為其形。以盛子胥尸。而浮江流也。不改。謂至死不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

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離羅通。非誹通。墮許規反。恐丘勇反。○林西仲曰。免身於罪。而能立功於齊。以光先王之舊烈。不必去燕入趙。是其本意。受反開蜚語。欲召回加誅。以壞先王之名。故恐懼而奔趙去。燕正當不可測之重罪。又幸燕之敵。使趙伐之。以為利。非義甚矣。臣聞古之君子

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數色角反。○林西仲曰。此明已不輔趙伐燕。以存厚道。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

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親疑當作信。音之誤也。疏遠。殺自謂也。

〔考異〕

坊本無欺字。高本收七十下無餘字。坊本承燕作乘。燕忘作亡。代將軍下無者。字。史記先王之教作王命。謂召回之命。似是。坊本當下無之字。餘教下無也。字。攻之作伐之。高本徑作勁。坊本魏宋作趙。宋錢本至國作至。齊新序同。坊本歷作曆。纂作磨。史記同。坊本慙作順。下有于字。盧本纂作慙。史記同。坊本不悔作弗悔。諸本去下。無國字。今從一本。○齊田單欺詐騎劫。鮑本無欺字。○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鮑本忘作亡。通。○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徑捷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鮑本魏作趙。四國除燕言之。作趙非也。○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燕破齊軍於濟北。故云有之於濟上也。○先王以爲慙其志。鮑本慙作順。子非。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刎子腹。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質音致。夫音扶。說始銳反。要一遙。反。恐丘勇反。○反言反覆視之也。

〔考異〕

諸本反作及。今從一本。王喜 凡三 章

四達ハ道路四通スルコト、中央ノ國ト同ジ。

端ハ謁ノ誤。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獻酒以百金爲壽也。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樂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爲昌國君。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命力呈反。○乘毅之族。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書下疑脫讓字。昌國君樂毅章可以見矣。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使者之使所吏反。○端新序作謁。此恐誤。謁告也。願謂欲復用之也。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

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輕遣政反。下不輕同。○關君長曰。莫不知。新序作弗聞。與下以爲婉詞。是所以天下莫不聞也。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盡津忍反。下同。要一遙反。行下孟反。下同。○關君長曰。心所新序作惡所。蓋心是惡字。殘剩當作惡。謂於何也。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施始鼓反。任音壬。下同。爲于僞反。○故特也。失過誤也。言世雖薄我。而我特厚施之人。雖有過失。而特順用之。任負也。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

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好呼報反。語魚據反。見賢遍反。難乃旦反。○關君長曰。新序作寡人。雖惡名。此當添寡人字。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關君長曰。美蓋謂受位以成尊之屬。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惡音烏。○猶猶均也。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言開微出明怨。異於柳下惠也。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關君長曰。脩疑作循。謂循心所欲也。累物猶害人。而累之

惡心ハ惡心ノ誤。

【難題】惡陰義也、是不言不語之義矣、不三必偏於善惡。

累疑作絕。愚謂簡略也。輟止也。遠者謂疎遠之臣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復扶又反。○言王有罪。故開怨之。惟思也。意君曰。余且惡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意抑古通用。詳見秦策。惡疑當作惡。字之誤也。新序作快。義通。而汝也。揣謂揣度成也。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卒子律反。

【考異】

坊本攻代作攻伐。心所作孰一字。注云。元作恐。愚謂恐亦惡訛。一本受位作受。字。○【難題】敢端其願。端制之假借。制通。制古專字。鮑訓專是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通章以人未知其過。而樂閒明之。立言且以下文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遍天下推之二。不字當衍文。○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合集也。好美。惡醜也。○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鮑本脫願字。○論不脩心。脩縮也。當暢言之。不宜遺心所欲言。○棄大功者。輟也。鮑本棄上有簡字。○意君曰。余且惡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而汝也。下同。○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乘人卒留趙。鮑本脫下樂字。

秦并趙北向迎燕。

并音併。下同。○并猶合也。趙恃合於秦。以兵北向迎燕師。

燕王聞之。使人賀秦。

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

賀千金ハ千金ヲ以テ賀スルコト。

【難題】北下曲陽。疑當作北都。蓋正文脫落。而注文入焉。反勝ハ復勝ト同。【難題】反勝秦。反疑衍文。

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郅。秦趙有郅。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過音戈。除使人之使。餘並所吏反。下使者同。為秦之為于僞反。下為王同。○為秦言為趙有秦也。

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夫音扶。○有保。有之有。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

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復扶又反。○鮑彪曰。反猶報也。言數為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并燕謂兼有之。愚謂受謂趙受秦之制令也。坊本鄒作隙。妨作防。受下有命字。○【難題】無於趙之伐燕也。鮑本妨誤防。

【考異】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質音致。○林西仲曰。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恐以己亡歸為兵名。

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反。○定謂安處也。皆恐見滅。太子曰：然則何故不能安處？見陵謂丹質於秦，秦遇之不善，批擊也。韓子曰：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之。鮑彪曰：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關君長曰：未得其計，因為是言。太子曰：然則何由？林西仲曰：何由得免秦禍。太傅曰：請入圖之。鮑彪曰：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關君長曰：未得其計，因為是言。居之有閒，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夫音扶。下除。夫人餘皆同。單音禪。○積怨謂怨丹亡歸也。寒心恐懼也。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委置也。振救也。滅口謂秦無以樊將軍為辭。單于匈奴號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君長曰：心昏不知其可恐禍至必速。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

時也。願太傅更慮之。卒子律反。下同。○徐孚遠曰：太子事欲速就，故不能他圖而定計於刺客也。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沈，可與之謀也。沈亦深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造七到反。下同。爲道之道音導。○却行不敢背之也。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先之之先西薦反。○使任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

乏ハ空ノ意。

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

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過音戈，下同。○僕行謂光老不能正行也。

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

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

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長丁丈反，下長者同。為行之行，下孟反。○

苟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

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

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史記無下字，此

恐衍。林西仲曰：言本心不意田光之死。

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關君長曰：孤謂孤立無援，若為丹自稱未允。

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

下衍文。

【難題】委命謂托使命也，故詞答以不足在使也。

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蹙。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

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

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

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不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

秦王，彼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

命。唯荆卿留意焉。盡津忍反，下除已盡，餘皆同。將子匠反，下秦將同。數十之數，色主反，數困之數，色角反。從子容反，使所吏反，下使以使者畢使同。刺七亦反。開古覓反。○窺以重利，謂窺見秦王，誘以重利，得所願，言可親。近以逞所欲為，償取償也。陳子龍曰：欲少緩須臾之亡，後得合從，此其大指。久之，荆軻

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林西仲曰：玩久之，然後四字，知荆軻初以太子丹未必為真知已，不得不讓，再念田光良友，不可徒死，又不得不諾。於是尊荆

深ハ深酷ノ義。

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騎奇寄反。恐丘

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說音悅。○信謂贊也。親親近也。督亢。燕膏腴之地。欲獻之。故畫圖。

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林西仲曰。別圖所以窺秦者。

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樊將軍名。

偏袒ハ片ハダヌギノコト。拊心ハ手ヲ以テ背ヲ叩クコト。

注。豎子云々十七字。次節ニ入ルベシ。

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拑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林西仲曰。拑。擬擊也。連。劫刺。都在內。抗。抵也。

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林西仲曰。偏袒。露其頸。扼腕。按其掌。爲自刎之狀。關君長曰。皆奮厲之貌。切齒。拊心。不忍奮怒之意。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盛音成。淬。焯通。取內反。○司馬貞曰。徐。姓。夫人名。男子也。忍謂。淬。燒劍而入內。以匣貯之也。預求。言係平日所求。者。此時纔入裝。非臨時方求而得也。

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令力呈反。○陳子龍曰。詳語意。以武陽十三時曾殺人。未必爾時方十三歲也。豎子之稱。

如竟成豎子之名。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

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

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返者。

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

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為子偽反。下嘉為前為為燕同。復扶又反。下同。豎殊遇反。義同豎。關君長曰。往而不返者。言

武陽敗事。必死而不反。客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久不來。故云辭去決矣。林西仲曰。太子使人著

喪服送之。以堅其意。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

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和戶臥反。徵張里反。上時掌反。下得上

其聲悲。蕭蕭風聲。慷慨壯士不得志也。羽聲蓋壯。林西仲曰。既云取道。則在道上。且行且擊。且

歌也。故再加又前二字。士指送行賓客。及道路中有心人。以世無知己。故悲。復念已有以自見。

故壯。不願徑去。不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

與送行者作別。

祖ハ道路平安ヲ神ニ讓
ルコト、祭名ナリ。
變徵ハ聲ノ名、五音ハ
宮商角徵羽ナルガ、徵
ト羽ニ變聲アルヲ以テ
七音トナルナリ。

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

兵以拒大王。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

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

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遺唯季反。朝直遙反。○劉伯莊曰。九賓者

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吳師道曰。按前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

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

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

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奉芳勇反。○懼懼也。林西仲曰。假借謂不

使迫近威嚴。致其驚懼失儀也。時匕首在地圖匣中。武陽所執。軻

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

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拑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

兵ハ兵器。即中ハ左右ニ在ル官。

負劍ハ劍ヲ背ニ負ヒテ肩上ヨリ拔キテ斬リシナリ。

箕踞ハ腰ヲ地ニ著ケ、兩足ヲ開キテ居ルヲ云フ。【離題】欲以、史記以字在ニ欲上。

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見賢通反。操七刀反。○室

鞘也。秦王欲拔劍而劍長急遽把持其鞘。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卒猝同。下卒惶同。夏戶雅反。下同。且七餘反。下同。提都禮反。下同。○提擲也。擲軻使不得前。秦王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斷音短中。丁仲反。下同。被皮寄反。創音瘡。○負劍。林西仲曰。推在背後。俯而拔之。易於施力也。關君長曰。方提囊軻不得前。而王能負劍。愚謂廢猶仆也。齊策犬廢於後。箕踞坐形如箕也。約契復侵地之約契也。林西仲曰。既不得劫。又不能刺。其自笑。自罵之辭。至此方恨生劫非策。乃易視秦王所致。

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坐才臥反。差初佳反。○當坐者。謂罪所當坐者。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林西仲曰。稱荆軻客。以明

軻客皆非常人。惜軻爲丹所疑。不得待客與俱也。稱爲燕報讐。不及丹者。明丹用不得高漸離。即用軻所以不能盡軻之用也。

【考異】

一本六國下無兵字。高本批作排坊。本容作客。高本是謂作是以爲之謀也。作爲謀二字。坊本其勇沈作而慮沈。道太子下無曰字。高本傳交開有願字。坊本得交下無於字。即起作則起。高本至門下無戒字。坊本者國下無之字。下同。田光俛作田先俛。之行作爲行。高本爲行下無而字。致光之言。作明不言也。坊本無言作不言。高本以死作已死。此天下無之字。哀燕下無而字。坊本饗作利。王翦下無將字。臨作距。趙不下無能字。不敢作莫敢。彼悉作使悉。諸本脫作則。今從一本。盧本彼大作使。大坊本償下無破字。上願下無而字。高本大事下無也字。坊本日造問。作日造。門下高本無具字。盧本久之。荆卿作荆軻。坊本趙王下有遷字。夫今作夫一字。曾錢本金作懸金。坊

本無誠能之能字。無為之二字。奈何下無荆字。一本善見作召見。坊本其袖下無而字。搃作楛。下無抗字。此臣下有之字。拊作腐。下無也字。夫人下無之字。與忤視作結。視二字。疑其下無有字。返作反。無太子下及字。曾本和下無而字。一本微作濮。曾本不復作不後。坊本慷慨羽聲。作羽聲。抗。指作衝。畏。慕作怖。一字。拒。大王作逆。軍吏。獻。燕下無之字。期頭間有之字。陛下無下字。纂色變作變色。坊本謂軻下無曰字。高本奉之下無。秦王二字。坊本抵下無抗字。高本袖絕作絕袖。坊本操作。高本時惶作時怨。曾本作恐。高本環並作還。尺寸之兵。作尺兵。二字。坊本陳下有於字。高本無提下荆字。下同。坊本無秦王下之字。高本良久下無已字。○謂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作致光也。言非。○今秦有貪饜之心。鮑本饜作利。○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鮑本臨作距。非。○其償破秦必矣。秦數破諸侯。故云償破秦。鮑本無破字。非也。○太子日日造問。鮑本作太子日造門下。非。○秦王必喜而善見臣。善猶好也。好意見之。○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鮑本拊作腐。無也字。非。○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鮑本無收字。○乃朝服設九賓。賓。賓。通。客。曰。介。主人曰。賓。九。賓。迎。客。之。盛。禮。唯。天。子。迎。上。公。列。九。賓。今。秦。為。荆。軻。設。此。禮。可。見。喜。甚。○不得持尺兵。鮑本作尺寸之兵。

凡五章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終

戰國策正解卷十

宋

景公

凡四章

【難題】師行三十里一宿，是爲一金。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般音班。下同。爲于僞反。○公輸。姓。般名。魯之巧人也。高誘曰。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重直龍反。藉在夜反。○墨子名翟。宋人也。高誘曰。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抵也。思謂。藉借也。言吾自在宋聞子將攻宋。吾欲假借子殺宋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賢遍反。○高誘曰。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愚謂。王唯一身故曰少。國民衆多。故曰衆。見之王。見翟於楚王也。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舍音捨。○高誘曰。文軒。文錯之車也。愚謂。褐。毛布。賤者所服。或作短褐。下文同。童豎所著也。疾。猶癖也。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

文軒ハ美麗ナル車ナリ。大夫ノ用フル車ヲ軒ト云フ。

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鼃。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枏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雲夢。澤名。鮒。小魚也。長松。以下五木。大木也。與此同類。言與竊疾同類也。

【考異】

吳師道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臣字作惠。臣即人也。坊本短並作短。榿枏作榿枏。作章。請作請。○關。舍其文軒。文畫也。軒大夫之車。○惡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為字句。鮒本惡作臣。宋字句。亦通。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

【難題】如猶及也。

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音扶。下同。○請。趙命宋之所為也。 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高誘曰。如當也。梁強必兼。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 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邊城。趙邊境之城也。言不與梁攻邯鄲。而別受邊城而攻之也。徐。緩也。留。稽留也。關君長曰。待及也。有。保有也。蓋言不失邯鄲。 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

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說音悅。○止於圍邊城。矣。言不與梁深入也。 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難。乃且反。解音蟹。施始鼓反。○關君長曰。名謂助梁救趙之名。加於宋也。實謂二國之交歸於宋也。愚謂。此記者之詞。

【考異】

坊本無足字。曾錢本臣作惠。自此至卷尾。曾本皆然。坊本吏作史。亦下無說字。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長丁丈反。○高誘曰。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愚按。韓子。事下有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九字。無公字。文意尤順。 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

【難題】大尹蓋奄人也。故太后擅政則已有寵。

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

令力呈反。○高誘曰：事政事也。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

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關君長曰：高注母字疑姊妹之訛。

〔考異〕

韓子章首有白圭二字。○補注：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融云：如當也。案如同也。故引伸可訓。當鮑本無足字。

宋與楚為兄弟。

關君長曰：約結和親也。非婚姻之謂。

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

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

宋因楚將救己。賣其重以求和於齊。賣謂街鬻之也。

蘇秦為宋謂齊相。

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

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為于僞反。相息亮反。易以豉反。○與許也。言聽其講。○補注：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與猶許也。

別成

凡一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

索所白反。下同。說音悅。下同。○勸當

作歡。言與使者歡也。說見趙策。

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

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

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夫音扶。○解縉曰：堅我謂堅其拒齊之心。臧子

目的ニテ、救ヲ承諾シタルマデナリ、實ニ我チ救フ意アルニアラズトノ意。

堅我ハ我チシテ齊ヲ拒グ決心ヲ堅クセシムル

勸ハ歡ノ誤。
御ハ御車夫。

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楚王許而不救。果如臧子之所意。

〔考異〕

一本臧下並有孫字。許救下有之字。坊本果下無攻字。

君偃

凡一章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驪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

天下。

高誘曰：康王。辟公之子。別成弟。驪。王鵬也。陬。隅也。史。太史也。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孫。太史在焉。愚按：字書無驪字。姚宏曰：新序

爵生。鶴。按：通鑑作驪。集覽云：驪。字韻書無之。正誤說苑作鶴。字林云：鶴屬。恐古字亦作驪。是疑驪為驪。此說似是。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

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

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

剖偃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

射食亦反。○下當作地。新序作地。淮北。楚地。無顏之冠。鮑彪曰：冠不覆額。

愚按：韓子：蔣席額緣。白虎通：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也。云云。犯大辟者。布其衣。裾而無顏緣。是額顏同義。蓋冠無顏緣。故不覆額。駭。擾也。齊聞而伐之。

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新序得下有病字。此恐脫落。不為。謂不脩德也。言宋恃祥而不修德。故祥反為禍也。

天下ハ天地ノ誤。
無顏之冠ハ日覆ナキ冠。
朝涉之脛ハ朝早ク河ヲ渉ル人ノ脛ヲ斬ルコト、冬ノ寒サノ感シナキハ通常人ノ脛ト異ナル所アルベシト思ヒテ、斬リテ驗シタルナリ。

〔考異〕

坊本亟作速。○補注曰威服天下鬼神據上文射天筭地天下當作天地。

凡六章

衛

靈公 凡一章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

近附近之近。○近近狎也。

癰疽人姓名也。韓子作癰疽。孟子與此同。說苑作癰疽。蓋音相近而通用。關君長曰言專擅君之權勢以掩蔽其明使不知左右之人。

復塗偵謂君曰

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

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爲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昔日猶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

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

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

狗并音併。煬音揚。○煬對火也。淮南子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關君長曰後之人無從見。猶言無從見後之人也以人當竈以喻蔽君明也。愚按此章元在趙策蓋策士引靈公事。

靈君ハカマドナリ、カマドヲ君ト稱シタルヲ以テ、公ガ忿レルナリ。

以告時君也。首尾必有闕文。鮑彪不察焉。移之于此誤矣。

〔考異〕

諸本奚爲作曰一字。今從纂及一本。

悼公

凡三章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

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

之城下過音戈下同之使之使所吏反下同將下之下遐嫁反造七到反○犀首蓋三晉之臣非公孫衍說見秦策黃國名也。關君長曰已猶卒謂伐黃事卒也。衛

君懼東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高誘曰組斜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爲一緄也。南

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

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

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夫音扶惡烏路反○南文子衛大夫也。內謂國內臨謂以功處其上倫輩

類也議謂短之坐猶居也言勝黃不歸居外制御在內者是言勝黃速歸必不來衛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

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重直用反○破心恐懼也。果勝黃

一介ハ一個ト同ジ。

存ハ間ナリ、見舞フコト。

東組ハ組ノ類、緄ナリ。

駒除ハ良馬ナリ。

【雕題】野馬舛馬也。謂牧駒未訓練者。

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補註(坐御以待中之議坐御坐御羣下也謂曠日持久)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

遺唯季反。○高誘曰野馬駒除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

曰璧愚按高注百下疑脫百字。

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

大懼而子有憂色何。

說音悅。○關君長曰大國指智伯。懼謂懼心。

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

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

君其圖之。

小國之禮言小國事大國之禮。

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

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反還也。

【考異】

坊本無白字一本大國作一國坊本小國之禮下無也字。○補註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鮑本白誤百下文白璧此本亦誤百。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

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

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乘繩證反。○顏太子名君子猶君之子也。

【考異】

高本連前章。

嗣君

凡五章

秦攻衛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

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

魏衛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今并衛於

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

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除為衛之為餘並于僞反下為公同復扶又反并音併。○高誘曰蒲衛邑也。魏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

援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

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

守手又反下同。

○戒謂告之以釋攻。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

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

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言使衛君厚待胡衍。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

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考異〕

坊本無復字。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

金。高誘曰。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梧桐樹。因以為號。若柳梧下先生曰。諾。乃

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

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高誘曰。溫客趨出。至郎門而

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也。郎。郎即郎。鮑彪曰。伴王曰。何也。先生曰。

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

於事人。夫音扶。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

是以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趨音促。○曰字疑當在衛上。

〔考異〕

高本專作博。一本郎門作郭門。坊本是以作以是。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高誘曰。嗣君衛平侯

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為君也。愚謂胥靡。或云腐刑。或云相隨坐輕刑之

事已云々ハ、已ニ事フ
ル者ニハ、悦デ之ヲ大
切ニスレド、己ガ人ニ
事フルコトハ、兎角緩
漫ナルハ、人情ナリト
ノ意。
曰ハ衛客ノ上ニ移スベ
シ。

治無小云々ハ境内治マ
リ居レバ、小國デモ強
ク、亂ナレバ大國デモ
弱シトノ意。
三百ハ三里ノ誤。

人生云々ハ死セントス
ル時ノ考ハ、平生ト異
ナルヲ以テ、其ノ言用
ヒラルベシトノ意。
食ハ衍文。

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之讀如與。地指左氏。君曰。治無小。亂無

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

何以用之。治直吏反。○荷哲夫曰。百恐里誤。愚謂言雖小國無不治。雖大國無不亂。教

雖大將何以用之。化喻於民。則地雖小。足以為治。所謂治無小也。上失政廢刑。下無廉恥。則地

所謂亂無大也。

〔考異〕

坊本以百作一百。○禮月令云。措之干參。保介之御。開。○三百之城。三百。三百雉。城之小者。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

必善子。且七餘反。下同。說始銳反。○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

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縹錯。挈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

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盡津忍反。好呼報反。○死猶將死也。食字恐行高麗。猶甚美也。謂好觀美。縹錯挈薄

名。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縹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

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斷丁亂反。○關君長曰。諸侯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曰公孫。蓋臣不敢斥言君

之滅亡。泛言子孫。故曰公孫氏。愚按。呂子長利篇。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

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注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

君曰。善與

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縹錯拏薄之族皆逐也。相息亮反。○高誘曰公期嗣君子也。

〔考異〕

坊本相公下有子字逐下有之字。○（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期蓋衛君之字時衛衰甚故稱其字若是公子不當言相鮑公下補子字非）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拏驂無答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上時掌反。○高誘曰拏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者蓋為交淺言深言也首尾必有闕文李元齡曰此言必有為而喻今不全得之矣。

〔考異〕

高本無母下曰字坊本要件至

凡九章

中山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

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將子匠反。○稱為忠臣也。

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

以求法。鮑彪曰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徇國之法也。關君長曰此著書者之詞。

〔考異〕

坊本稱之下有曰字食子間有其字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五疑當作三三王謂燕趙中山也下章曰中山與燕

趙為王可以見矣後持謂始立二王之後中山執持

爭之而為王也

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

廢其王。以中山小國故齊羞並為王伐之使不得稱王也。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

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

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大恐之恐丘勇反下山恐必恐同索所白反。○鮑彪曰今所謀者救亡爾不求為王。登

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為于偽反下

為趙魏為君

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

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

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

齊見ハ登見ノ誤。
雖益廢王ハ三國ノ大ヲ以テ中山ヲ伐タバ中山ハ王ヲ廢スル以上ノ要求ト雖モ之ニ聽從セントナリ。
驅羊ハ羊字ハ中山ノ誤

五王ハ三王ノ誤。

【雁題】驅羊、是使其歸往于趙魏之喻也。

負海ハ齊ノ封域ニハ、海ニ接スル處多キヲ以テ、齊ヲ負海ト云フナリ。

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齊見之齊疑當作登。鮑彪曰。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愚謂恐謂恐亡其國。附謂親附趙魏。羊疑當作而爲羊也。下同。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難乃且反。○爲君難其王。言中山以爲齊難己爲王也。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五國。五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五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爲利。塞先北反。○關君長曰。同憂者欲人助之而相親。愚謂五國蓋楚魏趙韓燕也。負海齊也。言五國相與王中山而齊獨不欲與之爲王。是五國之所欲。皆在王中山而其所憂在齊之不與焉。奪五國謂奪五國之所欲也。致猶來也。塞不通也。謂絕好也。故特也。言齊致中山五國懼必先與中山並爲王。而特親厚之。臨猶臨御也。微計謂密策也。田嬰不聽。果召中

合ハ衍文。

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河東魏地。關君長曰。疑衍令字。大國趙魏。

【考異】

坊本嬰中山下無之字。奪五國以下並作四國。注云。元作五。今從元本。之爲作並爲。○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把持其議。未肯許。○今五國相王也。負海不與焉。九夷八狄。七戎六狄。謂之四海。海海也。邊塞之國。向王而背夷。故謂之負海也。此負海謂中山。故下文云。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可以見矣。鮑吳以負海爲齊。謬矣。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貽燕趙。出兵以攻中山。中山使所吏反。下重使使者同。藍諸君患之。司馬貞曰。戰國策望諸作藍。樂毅同號者。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

好位ハ大國ノ尊位ナ云

王事ハ上文ニアル燕趙ト王ヲ稱スルコト

趙好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好呼報反。○關君長曰。位。蓋尊位。言好齊王貪賂地。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言成中山爲王之事。遂定。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說始銳反。下說齊同。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夫音扶。難乃且反。○關君長曰。爲謂其所爲也。費謂割地。危謂強敵。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

無往ハ中山君齊ニ往カザルナリ

辭云。卽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爲中之爲。于僞反。與聞之與音預。○隘塞也。卽謂閉關不通使者。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高誘曰。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離力智反。○無往。不往。齊也。厚。謂厚德也。

〔考異〕
坊本千乘作百乘。位作倍。趾作玉趾二字。佐王下無中山二字。高本聞之下無必字。○補玉字。拘矣。○因言告燕趙下文因告。燕趙覆此文也。而無言字。言字當爲衍。

司馬憲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使所吏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己爲司同。相息亮反。

自知死至ハ上文中山君ノ言ニ因リ、自カラ相ヲ求ムルノ非ナルヲ知ル、故ニ死ノ至ルヲ知ルト云フナリ。

下同。○高誘曰。意。中山臣也。中山君出。司馬憲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使於趙。爲己求相於中山也。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乘繩證反。○關君長曰。食盡其肉而不饜。不敢以分人。司馬憲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抵當也。鮑彪曰。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憲者故。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憲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關君長曰。中山君以爲其與趙有陰而知之。因大疑弘也。陸深曰。弘中司意。而先露言。故憲得反客爲主。以中公孫妙哉。

〔考異〕

坊本憲並作喜。下章同。參乘下有公孫二字。何也。下有曰字。

〔離題〕四陰司並當作陰。陰。下章當微。此蓋因三田簡一而誤。

司馬憲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相息亮反。難乃旦反。下同。○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忌也。田簡謂司馬憲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使所吏反。下同。屬音燭。○屬耳。私語也。謂憲與趙使者語國之陰事。果令趙請之。君弗與。王請陰簡。而中山君不與也。司馬憲曰。君弗與。趙王必大怒。大怒則

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言趙王必不怒。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憲。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

請也。

爲于僞反。○關君長曰。自由也。言由謂憲取使者之歡也。爲司馬憲謂無內難。爲陰簡謂立爲正后。此記者之言。坊本自謂作自爲。○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憲使當爲便。句絕。鮑本謂作爲兩通。

〔考異〕

爲司馬憲使當爲便。句絕。鮑本謂作爲兩通。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陰姬。即陰簡。江姬亦美人也。司馬憲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公父也。言陰姬得爲后。則父得封。否則禍及。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稽遣禮反。○關君長曰。事之成否。不可先言。

臣聞ノ聞字衍文、或ハ能字ノ誤、
〔離題〕臣聞、聞疑當作レ請、

司馬憲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王說之說音說。下大說不說同。司馬憲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關君長曰。商較敵勢。爲戰之資。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

〔離題〕謠俗猶言風俗也、不當用二本義。

以臣ノ以字衍文。

意移ハ隱姬ヲ得ント欲スルナリ。

容貌顔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顔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權頰通。○徒歌曰。謠以臣之以恐衍言不能及。謂犀角首骨偃月。頰骨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憲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憲辭去。即告也。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憲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憲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好呼報反。○高誘曰。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

〔考異〕

坊本連前章。子民作得。民通作至。固已作固。以若下無乃字。○謂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神字句。力言其美。不能及也。鮑改力爲人。非。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高誘曰。主父。趙武靈王也。疵。趙臣也。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朝直遙反。下同。○窮閭隘巷。不容高蓋駟馬。故傾之也。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鮑彪曰。本謂農業。惰懦皆不強力也。以賢者不耕戰故。

〔考異〕

坊本疵作疵。車下有者字。○謂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遇所敬。則傾蓋而禮之。與如不我與之。與與猶同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說始銳反。○都士大夫。謂諸都邑之士大夫也。閻若璩曰。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不遍不及子期也。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一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滄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

滄ハ汁ヲ飯ニカケタル者。

與不期衆少云々ハ物ヲ
人ニ與フルハ、多少ニ
限ラナイ、受ケル人ノ
難儀シテ居ル時ニ與ヘ
ルカ善シ、怨ヲ受ケル
ハ、其事ノ深淺、限
ラナイ、其人ガ悲シ
ンテ居ル時ハ、淺イ事
デモ深ク怨ム者デア
ルトノ意。

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亡走也。以飲澆飯也。事。謂戎事。死君謂爲君死也。中山君喟然而

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

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滄得士二人。高誘曰。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己也。一滄之施。

而有二子之報。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遍。而有出亡之患也。

〔考異〕 坊本挈作翠。滄作滄。一本作滄。坊本餌之。作臣父。纂士二人作二死士。盧本同。

魏文侯欲殘中山。高誘曰。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

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

并音併。復扶又反。○高誘曰。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考異〕 一本以上二章。在樂羊爲魏將章之前。坊本裏作桓。

凡九章

戰國策正解卷十終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此目錄盡右定著三十三篇。鮑本無。丕烈案。此皆劉向所定著。鮑改其次第。因而刪去。誤甚。吳氏重

校補入是矣。凡以後次第與鮑本不同者。吳氏正詳之。此不載。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後下鮑本注。一作恩德其上。云。以思其德。下及一無下字。

列爲侯王。今本誤。重侯字。是以傳相放效。傳鮑本。蓋爲

戰國。蓋鮑本。作盡。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謀設二字。鮑本互易。因四塞之固。固

本國。本國。一作盡。杖於謀詐之弊。謀詐鮑本。作詐謀。終於信篤之誠。今本於作無。鮑本

也。是國也。有恥且格。今本格。誤假。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國鮑本無。

東周 夫秦之爲無道也。爲鮑本。作於。得九鼎厚寶也。今本寶作寶。鮑本作寶。

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悅鮑本無。吳補一本大說。少海之上。鮑改少爲沙。吳氏補曰。少當作沙。丕烈案。此不

改。當輒。非效醢壺醬甄耳。醢壺鮑本作壺。醢鮑本。鮑本。一作醢。吳補一本醢壺。昔周之伐殷。伐鮑本。作代。

所以備者稱此。以鮑本。作已。臣竊爲大王私憂之。竊鮑本。作切。子之數來

者。者鮑本無。周君謂趙累曰。趙鮑本作周。吳補一本趙累。對曰甘茂。吳氏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說苑亦作戊。

古字 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義鮑本 子為寡人謀今本為 不

如背秦援宜陽吳氏補曰恐此句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 公

中慕公之為己乘秦也今本中作仲 西周君曰善遂下水遂下水三字鮑

本主君令許公之楚今本許作葉 周最謂石禮曰石鮑本作呂不

必無處矣鮑改處為慮吳氏正曰前後章有此字義當同不烈案後 子因令周

最居魏鮑衍 周文君免士工師藉鮑衍士字吳氏補曰疑衍不烈案楚策

齊桓公宮中七市鮑改七為女 故衆庶成彊今本彊 增積成

山成鮑本 問其巷吳氏補曰韓 恐齊韓之合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不

合也下文云必先合於秦者必先合齊於秦也故下文即云烈案此不衍謂秦恐齊韓之

秦齊合鮑誤以恐字屬上句讀所解全謬吳氏依之亦非因以因徐為之東

今本下因字作公負令秦 大原西止鮑改止為士不烈案 復

困鮑本作困鮑改復為覆吳 石行秦吳氏正曰一 謂薛公曰今本公 周

國且身危氏補曰覆通 最於齊王也而逐之今本王下有厚字鮑本有吳氏補曰史周最 聽祝弗

必輕君今本無周字乃誤涉鮑也 以秦魏吳氏正曰從史 收周最以

為後行吳氏正曰當從史 又禁天下之率今本又誤以吳氏 齊無秦

天下果吳氏正曰此果 欲深取秦也吳氏補曰深取之 夫齊合則趙

恐伐今本夫下有秦字乃誤涉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鮑改秦為子不烈

未仇赫之相宋吳補赫一 則賣趙宋於三國趙鮑本無吳補 而以

兵之急則伐齊鮑改之急為急 無因事也也鮑本 薛公故主吳氏

故主上恐缺一字 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者鮑 且臣為齊奴也臣鮑本

盡君子重寶珠玉今本子作之 翦今楚王資之以地今鮑本作令不

請謂王聽東方之處謂鮑本作為注云一作 是公重周重周以取

秦也鮑衍重周二字不烈案 昌他亡西周鮑改昌為宮下同吳 馮且曰

鮑衍非也此有脫誤

今本且作睢下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書曰告昌他今本無書字昌作宮鮑本無書字改昌為宮見上今本乃

且改且為睢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鮑也鮑改嘗為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或謂照翦曰今本照作昭鮑本作昭西周甚憎東周鮑西上補曰字吳氏正曰

古書多如嘗欲東周與楚惡鮑改嘗為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而陽豎與焉吳氏正曰韓策陽豎此作豎字有譌以西周之於王也鮑改

此不必補鮑改嘗為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而陽豎與焉吳氏正曰韓策陽豎此作豎字有譌客謂周君曰正語之今本無亦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亦

曰鮑本無吳補一本鮑改嘗為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小國不足亦以容賊今本無亦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亦君之使又不至今本至誤知

西周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而鮑本無下以字鮑本作為吳補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不烈案史記

作以無鮑改嘗為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陰合於秦於鮑本作為不烈案史記作於薛公必破秦鮑必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史此下有不是以

與齊也秦王出楚王鮑改也為而吳氏補曰史作而以此忠秦今本忠作惠鮑本作惠不烈案史記作惠

秦得無破鮑改破為攻不烈案史記作破破秦上文有鮑改誤甚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今本

犀作犀鮑本作犀吳氏補曰諸本犀作犀當正不烈案犀即犀別體秦欲待周之耳後策文殺犀武史記作仆師武集解引此作犀師犀者聲之轉也吳氏正曰史樗里傳作仇

得今本侍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待為持吳氏補曰字有訛昔智伯欲伐公由吳氏正曰史樗里傳作仇

不烈案夙是夙形者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今秦者也鮑本無吳補一本以蔡去由戒之戒鮑本作惑吳補一本戒之不烈案

史記作以仇猶蔡有鮑本無吳補一本而實囚之也蘇代遂往見韓相

觀焉與策文不同鮑改中為仲吳氏補曰古仲字省吾收之以飢收鮑本作攻吳補一本收之今公乃徵甲

國公中鮑改中為仲吳氏補曰古仲字省及粟於周鮑改及為與吳氏正曰史作與及義自通毋煩改字因以應為太后養地今本應作原鮑本作原不

烈案史記作應考素隱云案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小司馬依高注為說而不已善息則作原為是因史記而譌為應也吳氏引姚本云史同失考素隱耳鮑本應作原不

已鮑本作以不鮑改嘗為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弓撥矢鉤鮑改嘗為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吾得

將為楚王屬怒於周怒鮑本作怨鮑改吾為伍吳氏補曰吾字譌令天下

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君鮑本作伍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高注可證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二鮑本作兩蘇秦

謂周君曰鮑改秦為子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鮑改為為謂吳氏補曰策為謂通借此當作謂

不烈案為謂非通借之下鮑本有於以嫁之齊也字也鮑本無王何不出於河南出

乃寫者亂之後做此鮑本有兵字不烈案史記有臣能為君取之今本誤脫君字不怨且誰怨王今本王作乎鮑本作乎

周君形不小利事秦今本不下有好字鮑本有不烈案此小字因下文而衍讀以秦字句絕鮑本有好字乃讀利字為句所解全謬今本

依之 而利溫圍以為樂 鮑改利為私吳氏補曰按作利字則與上協不烈案吳氏說非是詳高注姚校皆當作私秦策而私商於之地

亦其 歲八十金 歲上鮑本 是上黨每患 今本每作無鮑本作無 而許之成也 趙下鮑本

也鮑 故易成之日 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不 因趙以止易也 趙下鮑本

本無 為王之國計者 王之國鮑本作國之不 君不如使周最

也趙以止易也 請鮑本無吳補 楚宋不利秦之德

最鮑本作早 請鮑本無吳補 而臣為不能使矣

鮑改早為最 利鮑本作到鮑改到 而臣為不能使矣

三國也 鮑改德為聽 以利秦 為利吳補一本作利

為字鮑本 鮑改且 且輕秦也 為是 且公之成事也 且鮑本作是鮑改成事為事

在能字下 亦鮑改 不善於公且誅矣 今本公下有者字乃

秦一 固大正仇讎也 王下鮑本 迫則杖戟相撞 撞鮑本

履躄 贏鮑本作贏吳氏正曰一本 負書擔橐 橐鮑本作囊吳氏 而目擊黑

日 鮑改犁為驚吳氏補 狀有歸色 鮑改歸為愧吳氏補曰當作愧不 蘇秦喟歎

然字鮑本有 今本喟下有 嫂不以我為叔 為鮑本 黃金萬溢為用 鮑改溢為益

書溢 桑戶樞樞之士耳 今本捲 廷說諸侯之王 今本王誤士 天下

莫之能仇 能鮑本無吳補一 以季子之位尊 之鮑 蓋可忽乎哉 下可

鮑本有 鮑改東山為山東吳氏補曰當作山東不 反覆東山之君 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即其證矣 猶連雞

之不能俱止於樓之明矣 今本下之字作 張儀說秦王曰 吳氏補

作韓非不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第在此 亦鮑本作亦 言不審亦當死 吳氏補曰韓 將

而高注云秦惠王詳其意皆不以為韓非也 今本下之字作 張儀說秦王曰 吳氏補

西南 吳氏補曰韓作 世有二亡 吳氏補曰韓子作二亡無以逆攻 張軍數

千百萬 吳氏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 而皆去走不能死

吳補一本而皆去之不能 鮑改罪為非吳氏 其上不能

能殺也 此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其 不攻無攻相事也 鮑不攻下補耳字

氏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 不烈案 蹈煨炭 吳氏補曰 比是也 鮑比下補比

不當作又形近之譌策文多用又為有 韓盧炭 一可以勝十 勝鮑本

蓋皆之譌 吳氏補曰韓貴奮死也不烈 臣敢言往昔昔者 吳氏補曰臣敢言之往者 中破

三字同吳氏補曰四合 案死字策文當無高注可證 中破

宋 吳氏補曰：濟清河濁

吳氏補曰：韓作齊之濟濁河，與下文協不烈案。燕策云：吾聞齊有濟濁河，亦見史記蘇秦傳，皆可證也。

長城鉅坊

坊鮑本作防，不烈案。韓子是防字，史記同。

取洞庭五都

吳氏正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湖注，引策文洞庭五都，謂此渚乃湖字之譌，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不烈案。吳說未是，此策五都即燕策及蘇秦傳之五渚，都渚同字也。五渚說在集解索隱。

荆王亡奔走

奔鮑本無，不烈案。韓子作荆王君臣亡走。

東以強齊燕

吳氏補曰：韓強作弱，是下同。今荆

人收亡國

今鮑本作令，不烈案。韓子是令字。

此固已無伯王之道

吳氏補曰：韓無作失，下並同。大

王以詐破之

吳氏補曰：詐韓作詔，是下同。

兵至梁郭

鮑改郭為都，吳氏正曰：韓作郭。

是故兵終身

暴靈於外

今本靈作露，鮑本作露，不烈案。韓子是露字，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露病，露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暴謂日，靈謂雨也。

士民潞病於內

吳氏補曰：韓作疲，不烈案。策文作潞，不與韓子同。高注可證，說已見上。

其民輕而難用

下

完河閒

吳氏正曰：韓作完，吳氏補曰：韓作完，吳氏正曰：韓作完，吳氏補曰：韓作完。

踰羊腸降代

吳氏補曰：韓作踰華，不烈案。策文羊腸高注

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

吳氏補曰：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

中呼池以北

鮑改池為沱，吳氏正曰：古字通，補曰：韓中山呼池，不烈案。今韓子是沱字。

荆魏不能獨立

此六字鮑本無。

挾荆

吳氏補曰：韓作挾，不烈案。韓子有。

以高弱齊燕

吳氏補曰：韓作東以弱齊強燕。

以流魏

韓作流，不烈案。韓子有。

氏 吳氏補曰：韓作沃，不烈案。策文流，高注可證。

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地尊不可得。吳氏正曰：韓尊作會。乃復悉卒。卒鮑本無。

下固量秦力

吳氏補曰：韓作弄甲兵擊戰，練而天下，不烈案。策文有却，高注可證。

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吳氏補曰：韓作李下，不烈案。策文李下，不烈案。韓子有。

乃攻邯鄲

乃鮑本作以，不烈案。韓子是字。

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

而致與戰

今本致作至，不烈案。作至即與姚校矛盾也。韓子是至字。

昔者紂為天

帥天下將甲百萬

甲鮑本無，吳補一本將甲，不烈案。韓子作將帥天下甲兵百萬。

天下莫不傷

吳氏正曰：韓作莫傷。三年。吳氏補曰：韓作三月。襄主錯龜。錯鮑作鑽。

言所以舉

吳氏補曰：韓無此字。不烈案。策文當

以成襄子之功

今本子作主，鮑本作主，不烈案。韓子作以復襄主之初。

為謀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吳氏補曰：韓

以主為謀不忠者。以為為王謀不忠者，不烈案。今韓子不重為

子不予之

今本子不作不，如鮑本作不，不烈案。

弊兵勞衆

兵鮑本作傷，吳補一本名作兵。不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兵。譬如

使豺狼

譬鮑本作避，不烈案。史記新序皆作譬。

利盡西海

西鮑本作四，吳補一本西海。新序同。不烈案。史記亦作西。四字誤。而

攻天下之所不欲危

吳氏正曰：史危矣。新序同。

齊韓周之與國也

吳氏補曰：齊字恐衍。不烈案。吳

說非也。史記作齊韓之與國也。新序同。讀以齊字。逗。當是策文衍周字。

請秦王曰

吳氏補曰。請當是謂字。

本漢中南邊

為楚利

今本本作今。乃誤涉鮑也。鮑改本為今。不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吳氏正讀本字。上屬以為自有漢。止傷本有殺外。亦未是。

王割漢中

以為和楚

以為和楚。鮑本作以楚。和。吳補一本。以為和楚。

田莘之為陳軫

莘。鮑本作華。吳補一本。田莘。

楚智

橫君之善用兵

智。鮑本作知。橫下有門字。

用兵與陳軫之智

鮑衍用兵二字。

軫馳楚

秦之閒

楚秦鮑本作陳楚。不烈案。史記作秦楚。

今楚不加善秦

楚鮑本作遂。吳補一本。今楚。不烈案。史記作楚。

楚

亦何以軫為忠乎

為鮑本作於。不烈案。史記作為。

乃必之也

今本必作止。鮑本作止。無也字。

言子欲

何之

言鮑本無。

請為子車約

今本車約作約車。鮑本作約車。不烈案。約車是也。

子非楚且安之也

且鮑本作宜。吳補一本。且。

則欲其為我詈人也

我鮑本無。而常以國輸楚王。

非獨儀之言也

鮑國下補情字。本無。

孰視寡人曰

鮑改孰為熟。吳氏有正。

非獨儀之言也

本無。

楚何以軫為忠尚見棄

尚鮑本作且。鮑忠下補忠字。吳氏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不烈案。鮑吳皆非。史記陳軫傳所載乃上一篇。與此文不同也。讀此當以楚何以軫為作一句。忠尚見棄。別為一句。高注云。欲為臣是上句之解。當本在下。錯在軫字上。遂不可曉。注末有一乎字。或本在正文為字下。今本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刻仍皆作注。

秦二 亦無先齊王

先鮑本作大。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衍。不烈案。大字當是。史記無亦字。

唯儀之甚憎

者

今本甚上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所字。不烈案。史記有。

亦無大齊王

今本大作先。不烈案。史記四字皆作先。當是與策文皆作大者不同。

齊弱則必為王役矣

役鮑本作沒。改為役。

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

因有

鮑本無。不烈案。史記不如因賂之一名都。

固必大傷

鮑改固為國。吳氏補史曰。國。

臣不知其思

不鮑本無。作又。

有

兩虎諍人而鬪者

者鮑本無。鮑改諍為爭。吳氏補曰。字與爭通。下同。不烈案。史記作爭。

管莊子將刺之

吳氏

補曰。索隱引策作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不烈案。今史記作辨。索隱又云。或作卞。吳氏所引索隱。因學紀開引同。今王震澤本如此。與單本不同。單本不引戰國策正文。即作館。莊子。此文下管與止之。史記作館。堅子止之。當依單本為是。乃史記作館。策文作管也。

皆張儀之讎也

儀鮑本作子。下同。

義渠君者

者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而投其石

鮑石下補

而寡人死不朽乎

今本朽作朽。吳氏補曰。乎。史作矣。

請之魏約伐韓

今本伐誤代。

行

千里

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千里。不烈案。史記新序皆無。

天下不以為多張儀

鮑衍為字。不烈案。史記無。

公

孫衍

吳氏補曰。衍。史並作夷。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不烈案。索隱引此正。作衍。但此與犀首別一人。即公孫郝公孫赫也。亦云公孫顯。疑衍字有誤。

臣受公仲侈之怨也

鮑改侈為朋。吳氏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韓又有韓朋。韓侈。馮馮音混。而侈明朋字。謬故也。且當

各存舊文。不烈案甘茂傳與。王遂亡臣今本遂固謂楚王曰今本固作因

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作夷下章同不烈案史記無而公中以韓鮑改中是

無伐之日已吳氏正曰一本作於是出私金今本私明日鼓之宜

陽拔宜上鮑本有而字吳而外與韓侈為怨鮑改侈其健者來使

者吳氏補曰者字疑衍不烈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愛下鮑本則置

之槐谷吳氏補曰按史穀槐谷並作鬼谷不烈案槐鬼者聲之轉也此必在關內徐

蘇秦偽謂王曰謂鮑本作爲吳氏補曰偽爲二字疑是爲謂爲一本作謂鮑道

而聞之吳氏補曰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得里疾恐代之將也不烈

乃逐之之鮑本無鮑補之怵於楚鮑改怵爲誅吳氏楚必曰秦驚魏

不悅鮑魏下補魏字吳氏臣聞往來之者言曰鮑改之者爲者之吳氏補

潰癰也吳氏補曰史齊恐則必不走於秦必鮑是晉楚以秦破

齊破鮑本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吳補一

秦三 操晉以爲重也操鮑本作採吳氏補曰採字譌率以朝天子鮑

無時至而弗失而鮑報惠王之恥吳氏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

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書鮑本作詩不烈案吳說非也此不誤便文而

當本作詩後人誤依古文改作書也此與范曄稱詩曰本實繁者披其枝黃歇稱詩云大武

遠宅不涉趙武靈王稱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

及謂秦王稱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同例詩字皆有譌遠鮑改以

宅不涉者周書大武遠宅不薄也高誘注逸詩當亦有誤非爲非

以吳氏正曰或以已字鮑改而疾僭之今本僭作攻乃誤涉鮑也

通屬上句上下文有此鮑改僭爲攻吳氏正曰字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鮑衍此

此臣之甚患也之下鮑本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

也鮑衍也字吳白起者且復將且鮑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吳氏補

若於除宋罪重鮑改若爲苦吳氏補曰此連下有缺誤不烈案除乃陶字

齊怒須殘伐亂宋吳氏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

證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

言為奉陽君定封不烈案須即深字誤句絕

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今本時上有一字鮑本有無也字

楚破秦

不能與齊縣衡矣

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秦下宜復有秦字

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

交爭韓魏東聽

今本重韓魏乃誤涉鮑也鮑本有魏字補韓字衍秦上齊字吳氏有正不烈案與字本上屬鮑誤下屬也

秦烏能

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

魏鮑本無吳氏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為比一本

權懸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

五國罷成翠

今本翠作翠鮑本作翠不烈案翠即阜字也

則久留臣無為

也

語曰人主

吳氏補曰史庸主

後無反覆於王前耶

前王

鮑本作前者不烈案後史記作之無前字連上句讀

是何故也

而不闔於王心耶

吳氏

補曰闔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闔不烈案闔字是

已其言臣者

鮑改已為亡吳氏補曰史亡

非若是也則臣之

志願少賜游觀之閒

吳氏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不烈案此史記不與策文同

因謝王稽說

吳氏

謂范雎曰

謂鮑本無吳補一本謂范雎不烈案考史記謂或謝字誤也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

鮑得

本無不烈案史記作乃得受命

秦王跪而請曰

請鮑本作進不烈案史記作請

載與俱歸者

俱下鮑本有南字吳

即使文王疏呂望

今本望誤尚不烈案史記作尚

皆匡君之之事

上之字鮑本作臣不

烈案史記無臣字 奔育之勇焉而死

焉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上四句亦有

人之所必不免也

也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伍子胥橐載

吳氏補曰後語注章橐

至於淩水

淩水鮑本作淩夫

終身不

復見

終身二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莫肯即秦耳

此天所以幸

先王

今本王誤生

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

馳鮑本作施蹇鮑本作驚吳氏補曰馳蹇史同

今反

閉

且昔者中山之地

中山鮑本作山中改為中山吳氏補曰當作中山不烈案史記作中

利附則天下莫能害

鮑改則為焉吳氏補曰恐當從史作焉

懼必卑辭重弊

今本弊作

弊鮑本

王不如收韓

此五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寡人欲收韓不聽

鮑韓下補韓字吳氏補曰史有

舉兵而攻滎陽

滎鮑本作滎不烈案史記作滎

一舉而攻滎陽

今本滎作滎鮑本作滎吳氏補曰史作滎是時

宜陽之 魏韓見必亡

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疑衍不烈案史記作夫韓為是

不聞其穰王

今本王上

拔久矣

穰侯涇陽華

今本穰侯涇陽華

陽

本有不烈案史記有詳此句當以不聞其王為是其者其齊也下句當云不聞有王衍其字王即秦王也史記二句皆云其有各誤衍一字

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吳氏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此有缺誤不烈案史記文同小司馬讀弊御於諸侯

為句當如吳氏讀 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 已鮑本作也 不烈案史記作也 走涇陽於

關外 吳氏補曰 史有華陽字 不烈案上策文高陵涇陽佐之 史記作高陵 則已已

稱瓢為器 下已字 鮑本無 臣聞之也 也鮑 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

今本無聞 四治政不亂不逆 今本四作而 乃誤涉鮑也 鮑改 強徵兵

鮑本作 是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鮑衍 故十攻而弗能勝也 鮑能

無 且削地 鮑改削為割 吳氏補 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 張鮑本無 吳氏

誤未詳 不烈案無者當 言可得也 今本言作盡 鮑本作盡 周人謂鼠未腊者朴 本

朴誤樸 周人懷璞 今本璞誤樸 鮑改璞為朴 吳氏補曰 當作 出其朴視之

乃鼠也 視之鮑本無 吳補一本 出其朴視之 乃鼠也 今平原君 吳氏正曰 平

不如鄭賈之智也 也鮑 以己欲富貴耳 欲鮑本作有 吳 於是唐

雖載音樂 鮑唐上 子之五十金 今本十作千 鮑本作千 不烈案 其可得

與者 與鮑本 與之昆弟矣 吳氏正曰 此下有缺文 不烈案此 唐雖行行

至武安 行鮑本 謂應侯曰 吳氏補曰 史白起傳 韓 君禽馬服乎 今本

有君字 鮑本有 不烈案 史記作武 曰然趙亡 鮑趙上補曰 字 秦嘗攻韓邢

安君禽馬服子乎 此文君上有脫 則秦所得不一幾何 今本一作能 乃誤涉鮑也 鮑改

史記作邢丘 鮑說未是 以為武安功 吳氏補曰 史無 公之愛子也 鮑本作者

得民亡幾何 此 今子死不憂 死下鮑本 乃與即為梁餘子同也 鮑改與即為即與 吳

以告蒙傲 吳氏補曰 傲恐即驚 不烈案 李善 今傲勢得秦 得下鮑本 為

王將將兵 鮑改為王為王為 吳 某懦子 儒鮑本 十夫揉椎 今本揉作揉

開罪於楚魏 今本無楚字 乃誤涉鮑也 今遇惑 今本遇作愚 乃誤涉鮑也 鮑

或與罪人同心 鮑衍楚字 吳氏補曰 恐衍 子常宣言 常鮑本作 嘗不 何

君見之晚也 何君鮑本作 君何 不 與天下終 此四字鮑本無 吳補一本有 不

其卒亦可願矣 鮑改矣 為與吳氏 行義不固毀譽 固鮑本作 願 不烈案

曰 一云不困 毀譽 必有伯主強國 今本有作欲 乃誤涉鮑也 鮑改有 貴富不

驕怠

貴富鮑本作富貴不烈案史記作貴富

何為不可哉

為下鮑本有而字不烈案史記無

盡忠致功

鮑

本作力不烈

以君臣論之

君臣二字鮑本作聖不烈案史記作君臣

孰與秦孝公楚悼王

公字王字鮑本無

九合諸侯

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無適於天下

鮑改適及鮑

氏正曰史作

凌齊晉

今本凌作陵乃誤涉鮑也鮑改凌為陵吳氏正曰陵通不烈案史記作陵

不及道理也

本

敵適通是也

功已成遂以車裂

鮑成下補矣字吳氏補曰史有

南攻楊越

楊鮑本作揚不烈案史記作楊

率四方士上下之力

鮑方下補之字士下補專字吳氏補曰史有恐此有缺

勾踐終倍而殺之

倍鮑本作拮不烈案史記作負負倍聲之轉也

成功而不去

成功鮑本作功成不烈案史記作功成

或欲分大投

鮑

分字不烈案史記

利施三川

利鮑本無鮑補利字吳氏補曰史有此字

決羊腸之險

決上鮑本有以字吳

無此因下衍耳

棧道千里於蜀漢

鮑於上補通字吳氏補曰史於上有通字

如是不退

是鮑本作時吳

氏補曰一本及史無此字

秦十餘年

鮑秦上補居字吳氏補曰史有居字

昭王

鮑昭上補事字吳氏補曰史昭上有事字

而今三

秦四 秦取楚漢中云

云而共攻秦雖

無不烈案無者脫

而今三

國之辭去

鮑改去為云吳氏補曰當作云

大臣有功

鮑衍

已眠

今本眠作眠乃誤涉鮑也鮑改眠為眠吳氏正

曰已字句今連作已眠非眠珉策字通恐即韓珉也

欲以齊秦劫魏

劫魏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欲以齊秦劫魏

免於國

患

免鮑本作勉改為免吳氏補曰策免勉通

王何不召公子池

池即他且當從本文

王召

公子池而問焉

焉鮑本

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

鮑三國下補三國二字吳

氏補曰宜復有三國二字

孰與孟嘗芒卯之賢

今本與

左右皆曰甚然

此六字鮑

案史記有韓子有皆作對說苑有作左右皆曰然無者非也高注亦可證

中期

吳氏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不烈案申即中譌耳期旗同字

推琴

補曰史憑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琴說苑伏瑟思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曰孔子推琴不烈案推或馮字之譌馮伏聲之轉與論語莊子義不同也吳氏所說未

三之料天下

今本三作王鮑本作是王不烈案王字是也

帥韓魏

帥上鮑本有又字不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而從韓魏

尚賢在晉陽之下也

在上鮑本有其字不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

是王以魏地

德寡人

魏鮑本無吳補一本以魏地

寡人絕其西

絕鮑本

楚怒秦合周最為楚

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今本最作最此二十字鮑本無吳氏補有合作合最作最為作謂曰別本以此足缺

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姚本楚怒秦合最為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不烈案令字謂字是也最作最者非吳氏所稱姚本與影抄梁溪安氏一本耳

楚王使景所甚愛

鮑衍使

更不與不如景鯉雷

今本無上

不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不字而外結交諸侯以圖諸侯二字鮑本無即可矣鮑
改雷為者吳氏補曰疑衍鮑有下補有字吳氏正曰一本有天下有其實山東之建國韓魏從韓魏從韓魏從鮑本不重吳氏補曰鮑本無四國必從疑畢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古或借必為畢字王二十一年云臣聞之入而云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吳氏以此補

王二十一年云臣聞之入而云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吳氏以此補
在此段內當為衍文不烈案吳說非也策文但當作說秦王曰物至而反云云並無闕文高
注秦王云秦王名正不以為黃歇說昭王與史記不同新序後語皆本於史不據此以為此
段首有闕文者出於姚氏其實不得高意李善注文選辨亡論引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
以為頓子說秦王蒙上章為說必戰國策舊讀且策文即實為黃歇說亦止當駁高注耳正
文作說秦王曰自鮑改莊為武吳氏補曰莊當作武不烈案鮑改
足前後多如此例吳補皆非也高注可證史記亦是莊字新序無先帝文王莊王今本無三字盛作成鮑本無三字作成不烈案

其不合而削之也今王三使盛橋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史記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作盛橋此本文云
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史記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作盛橋此本文云
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史記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作盛橋此本文云
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史記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作盛橋此本文云

大梁之門杜鮑本作社不烈案鮑楚燕之兵吳氏補曰史作魏之兵不烈案
那魏之兵那當作荆徐廣曰平阜有那丘者非即策文之楚也史記上文桃人人字誤作入
乃連入那為讀新序人作仁人仁同字可知劉向時史記不作入也俗本新序乃反依今史

記改作入誤之甚矣唯予家云翔不敢校云翔不敢校云鮑本作雲不上有而字不烈案
所有北宋刻本新序未誤李善引作雲翔而史記新序皆同王

申息衆鮑改申作休甲二字吳氏有正不烈案又取蒲衍首垣垣鮑本作恒改為
垣鮑改兵為丘吳氏補曰當從王又割濮磨之北正曰

若能持功守威吳氏補曰守威疑守成不烈案而肥仁義之誠吳氏補
作地新序同不烈案此地作誠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曰誠史

於前鮑改設為沒不烈既勝齊人於艾陵既勝鮑本作遂攻不烈而忘

有累世之怨矣韓魏怨下鮑本有焉字矣作夫不烈案百世矣吳氏補
序有案新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此三字鮑本無不烈而

將十世。鬼神狐祥無所食。吳氏正曰：史孤傷是。新序作：漢洋二字。是王攻楚之日。是鮑本作

且。不烈案：史。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此十一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新序有無者脫耳。必

攻陽右壤隨陽右壤。鮑本作必攻隨陽右壤。吳氏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陽作水。不烈案：俗本新序亦誤脫一句。吳引與北

宋刻本。四國必應悉起應王。鮑衍上應字。吳氏補曰：鮑無。不烈案：新序無。秦楚之構而不

離。鮑之下補兵字。吳氏補曰：史。鮑之下有兵字。不烈案：新序有。於以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新序以上無於字。齊

南以泗爲境。今本無口。鮑本口作而。而詳事下吏。下鮑本作不烈案：史記新序作下。不字譌。

一舉衆。此三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新序衆作事。此衆字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云：事戰事也。其字甚明。鮑無此三字者非。而注地於楚

臨以韓。鮑改臨以爲以臨。不烈案：史記新序作以臨。韓必授首。授鮑本作受。不烈案：史記作授。

若是王以十成鄭。今本十下有萬字。成作戊。乃誤。涉鮑也。鮑補萬字。改成爲戊。吳氏補曰：史。上蔡。而魏亦關內候

注地於齊。鮑改齊爲秦。吳氏補曰：當作秦。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曰：謂以兵裁之也。新序作注。入地於齊。皆

一任兩海。今本任作經。鮑改任作注。吳氏補曰：史作經。是不烈案：新序作經。是燕趙無齊楚

無燕趙也。鮑齊楚下補齊楚二字。吳氏補曰：宜從史。疊齊楚字。是新序同。持齊楚。吳氏補曰：史直。搖齊楚。新序同。莫不令

朝行。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夕。正曰：即驅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爲字疑衍。齊太公聞之。鮑改太公爲宣王。吳氏補曰：此二字有誤。不烈案：策文本作太公。高注即其證矣。鮑改吳補皆非其

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不烈案：高注可證。無者脫耳。以與申縛。今本

於是夫積薄而爲厚。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

秦五。非伯主之業也。主鮑本。作王。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始終鮑本。互易。

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圍逼晉陽。逼鮑本。本無。遂與勾踐禽死於干隧。於干

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鮑本無鮑改與爲爲。吳氏補曰：當作爲。一本死於干隧。制趙韓之兵。趙韓鮑本。作韓趙。而世主不敢交陽

侯之塞。交鮑本。作窺。以拒秦。秦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楚先得齊。齊鮑本。作之。或爲中

期。爲鮑本。作與。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吳氏補曰：當曰：中期悍人也。有錯文。不烈案：中期下屬爲句。吳說未是。

辛戎者。鮑改辛爲辛。吳氏補曰：當作辛。下同。不烈案：此形近之譌。韓策謂辛戎曰廢公叔。不誤。樓辭約秦魏。辭鮑本作。梧。吳氏補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戰國策札記卷上 秦五

曰一本作許策後作梧不烈 太后坐王而泣 今本王而 處於廊城 吳氏補曰

案此許梧同字吳補詳之矣 故往說之日子侯 今本侯 引領西望 今本西

趙乃遣之 吳氏補曰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 欲與燕共

伐趙以廣河閒之地 此策文與史記多不同詳在小司馬索隱也 君叱去曰 鮑改君為侯吳氏有正不烈 夫項囊 囊鮑本作囊不烈案 趙攻

燕 鮑趙上補與字不烈 與司空馬之趙 吳氏補曰與 而悉教以國事

秦受地而郟兵 郟鮑本作郟改為郟 則從事可成 可鮑本

臣請大王約從 請下鮑本 願卿之更計 之鮑 長而守小官 官鮑

未嘗為兵首 首鮑本作百改為百 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

弗用 弗鮑本作勿改為 王使人代 使鮑本 而捍匕首 吳氏補曰案李善

狀如振捫纏之以布 捫鮑本作捫而說乃作捫恐刊本誤捫乃

亦非也此捫字乃捫字形近之謬讀當以捫纏之以布為

句狀如振捫乃狀木材所如之物者其字亦有謬當

吳氏補 趣甚疾 趣鮑本 出諷門也 今本諷作諷乃誤涉鮑也諷鮑本作 必

為言之曰 言之鮑本作之言 嗟嗟乎司空馬 今本嗟 又以為司空

馬逐於秦 鮑改為 趙去司空馬而國亡 國亡鮑本作亡國 而安其

兵 鮑改安為案不烈案鮑 冠舞以其劍 冠鮑本無不烈案齊策有冠舞其 南

使荆吳 鮑改吳為齊吳氏正曰無考當從舊不烈案韓詩外傳云昔吳楚燕 國之

寶 此三字鮑本無 紂聞讒 鮑改聞 其鄙人之賈人也 吳氏補曰鄙下人

知其可與立功 鮑功下 乃可復使姚賈 鮑行可字吳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徐鮑本作徐下同吳氏補曰徐詞余反正義云

而用申縛申縛者 縛鮑本 大臣

與 案史記作大臣不烈 夫齊削地 齊下鮑本 楚王曰善 今本脫 君長

有齊陰 有字陰字鮑本無吳氏正曰一本君長有齊不烈案韓子作君 夫齊雖

長有齊新序作君已有齊與策文不同此有者當讀陰為陰

戰國策札記卷上 齊一

二五

隆薛之城

吳氏正曰。按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無音譌。又因上夫齊字混。不烈案吳說非也。夫乃失字。形近之譌。韓子作君失齊。淮南人開訓亦同。

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

吳氏正曰也。字當在覽下。王曰說五而厭之。吾吳氏正

曰。王曰說。吾有缺誤。靖郭君善齊貌辨

吳氏補曰。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不姚校。而以此十四字。自注於古今人表下。謂其同作。昆也。今刻本誤入正文。吳本注中有注。刻時多誤混。讀者每不察。附著於此。令長子御

字不烈案。呂氏春秋無。威王薨宣王立

鮑改威為宣。宣為閔。吳氏有。齊貌辨見宣

王王曰子

王鮑本不重。曰子。子。鮑改曰子。吳氏補曰。當作曰子。不烈案。王字不重是也。呂氏春秋不重。太平御覽引此亦不重。過頤豕

視若是者信反

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頤豕。注頤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不烈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讀涿句絕。視下屬此文。吾獨謂先王何乎

亦當同信。即倍字。譌。太平御覽引此作背。是其證也。不得已而受

受下鮑本有之字。不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

春秋有。不得已而受

靖郭君辭四字。鮑本無。不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六字。為是。段干綸曰

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六字。為是。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

吳氏補曰。史作。夫魏氏兼邯

田臣思曰

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不烈案。臣當是臣字。譌。臣期忌同字也。說在嘉定錢先生大昕史記

考異。吳氏以為別本者。非是。周策陳臣思同此。韓自以專有齊國

專鮑本無。公孫開謂鄒忌曰

補曰。開史作閔。不烈案。索隱云。戰國策作公孫閔。使彼罷弊於先弱

吳氏補曰。多。臣請為留楚

吳補一本。為下有君字。留下有之楚。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

田鮑本無。鄒忌以齊厚事楚

鮑以上補必字。吳氏補曰。當有缺字。身體映麗

身體鮑本。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本補曰。當有缺字。城北徐公

今本徐。問之客曰

於市朝

議鮑本。期年之後

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

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曷為擊之

為下鮑本。秦軍大敗

鮑改拜。而埋馬棧之下

吳氏補曰。後。吾使者章子將也

為稱。而後語未赦。魯君曰何弔

弔下鮑本。足下豈如令衆

見恩德亦其大也

德下鮑本有也字。身退師

吳氏補曰。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不烈案。刀字是也。此形近之譌。必表裏河

鮑本下補山字。不烈案。此表裏專就河言之。與左氏傳文

迴不相涉鮑所補 齊地方二千里 吳氏補曰史三千餘里 下戶三男子 吳氏補曰史不下

固以二十一萬矣 今本以作已鮑本作 踰踰者 踰鮑本作鞠吳氏補曰踰史作踰不烈案史記作鞠

車擊擊 鮑改擊為殺吳氏正曰擊者擊之譌說文擊車擊相擊也周禮舟車擊互殺梁人好殺擊揚雄書辨者殺擊讀亦通不烈案擊擊不誤擊者殺之別體字猶殺字之別體作擊也擊擊同字不得疊見吳云擊者擊之譌其說非也秦策讀當以使車殺擊為一句馳言相結為一句言下有語字者誤 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吳氏補曰史作般不烈案本也姚校云錢劉本無是矣

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 之字以字鮑本無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史有以字不烈案之史記有 以

亡隨其後是故 故鮑本作後改為故吳氏補曰史同不烈案後乃因上譌耳 至闕陽晉之道 鮑改闕為衛吳氏補曰 亦

已明矣 已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 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 深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是

群臣之計過也 今本計過誤過計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也字不烈案史記計過也 今無臣事秦之名

臣固願大王之少畱計 鮑改固為故吳氏正曰策固故通不烈案史記作臣 寡人不敏 吳補一本注晁本此下有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 今主君

故 吳補一本注晁本此下有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 國也未曾得聞餘教不烈案史記有此十七字

主君稱蘇秦恐衍主字史作足下不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可證後策文楚魏韓燕皆云今主君史記韓魏楚同小司馬曰主君稱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其字不誤甚明吳失檢耳

以趙王之教詔之 教詔鮑本作詔告不烈案史記作詔詔此策文當作教詔高注可證 齊

王曰 鮑齊上補說字吳氏補曰此處當有說字 指搏關 搏鮑本作博吳氏補曰後語注云今兗州博城縣有古關是博關不烈案史記作博 三

百於秦也 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里字

齊二 是天下以燕賜我也 吳氏補曰下字衍一本無 乃許韓使者而遣之

遺鮑本作還吳氏補曰一本作遣是 三十日而舉燕國 吳氏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為五不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改者 今齊

張儀聞之謂武王曰 開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不烈案史記作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 今齊

王甚憎張儀 鮑衍張字不烈案史記無 必舉兵而伐之 而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 齊必舉兵

而伐之 而鮑本無不烈案史記而伐梁 梁王大恐 吳氏補曰後語作魏襄王不烈案史記作哀王恐史記之哀王世本謂之襄王後語依世本也此秦武元年魏襄九年 寡人甚憎儀 儀上鮑本有張字不烈案史記無 故儀願乞不肖身 身上鮑本有之字不烈案史記有

犀首以梁為齊 為鮑本不烈案史記與 衍非有怨於儀也 也鮑本無 是必

與衍鬻吾國矣 衍鮑本作儀吳補一本與衍 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 鮑衍使字不烈案讀以使

字句史記云陳軫適為

王非置兩令尹也

王鮑本作主

引酒且飲之

之鮑本無

公以是為名居足矣

鮑改居為亦吳氏正曰因下足字衍而譌

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

今本東作東

秦攻趙長平

誤破

蘇秦謂齊王曰

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周子丕

鮑本作東

而齊燕之計過矣

鮑改燕為楚吳氏補曰史作楚丕烈案鮑改誤甚索隱引此文云而楚字皆作燕可見此上齊楚

烈案此不

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下則明日及齊楚矣

且趙之於燕齊

鮑改燕齊為齊楚吳氏補曰史作齊楚丕

三楚字皆本作燕不知者以史記改之耳

齒之有唇也

齒上鮑本有猶字不烈案史記有

東有趙魏

東下鮑本有北字

及韓却

周割之

鮑改割為害之下補後字吳氏補曰害割字恐有誤混

今齊秦伐趙魏

鮑齊下補應字吳氏補曰今齊下恐有缺字

令齊入於秦

吳氏補曰令恐亦今字

齊安得救天下乎

救鮑本作於鮑於上補救字吳補一本有救字是下

無於字非不烈案吳說未是此猶魏策云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也救天下不誤

齊三

蘇秦謂薛公曰

今本誤重曰字鮑本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下並同

今君留太子者

鮑太上

因遣之

之下鮑本有故曰可以請行也七字

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

敢鮑本無 今

勸太子者

鮑者上補去字吳補一本口口本有

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

可下鮑本

有以

割地固約者

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約

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

以上鮑本

有之

有七孺子皆近

皆上鮑本有者字不烈案韓子作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蘇秦欲止之

今本秦作代乃

誤涉鮑也鮑改秦為代吳氏補曰字誤宜作代下同後語並作代不烈案風俗通祀典引此文亦作秦鮑以史記孟嘗君列傳改為代未是也李善注文選引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在此篇亦其證說苑載作客當是改也

者臣來

者鮑本無不烈案風俗通引作臣之來也說苑同

有士偶人與桃梗

吳氏正曰趙案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

史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

挺子以為人

今本挺誤挺吳氏正曰藝文類聚及晁本作挺丕烈案風俗通引作挺此字當作挺挺挺同字形近而譌

作挺耳說苑作持亦誤字

將何如耳

何如鮑本作如何丕烈案風俗通引將何如矣

譬若虎口

若鮑本作如丕烈案風俗通引作若

而孟嘗令人體貌

而孟嘗鮑本作孟嘗君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孟嘗君

而親郊迎之

親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

秋

未嘗不毀孟嘗君也

孟嘗君三字鮑本作之

董之繁菁

繁鮑本作菁

君所以

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也

下者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字恐是長者字下脫衍在此

豈得持

言也

鮑改持為待吳氏補曰持者待之譌得者待之譌衍

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

之鮑本作文者下有也字

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

鮑衍者字吳氏補曰疑當在至字下

勝腎曰

鮑改勝為

滕賢為臂吳氏補曰姚云恐作臂不烈案姚校在上田而內與夫人相愛鮑本

晉下乃據高注吳誤以當此臂字亦有誤但所改未是鮑本

有者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鮑本是人謂衛君曰鮑本

無不聽臣若臣不肖也疑者字譌則不若魚鼈鮑本見孟嘗君門

人公孫戌曰鮑本曹沫之奮三尺之劍鮑本小國所以皆致

相印於君者吳氏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誠說君之義誠鮑夫鳥

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吳氏補曰後語鳥同翼譬若挹

水於河警鮑淳于髡謂齊王曰謂鮑本作為改為謂吳氏謝將休士

也也鮑魏取伊是是鮑本作氏不烈案是氏同字故三國欲與秦壤

界今本無欲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欲字吳氏補曰福三國之君鮑改福為覆君

魏得齊者重鮑秦下補楚字吳氏補曰疊舉上文兼魏之河南南鮑本故秦趙

齊四齊人有馮諼者諼鮑本作煖吳氏補曰即諼故諼或作煖不烈倚

柱彈其劍吳氏補曰以下文例之疑當有缺字比門下之客吳補一本此

文倦於事事鮑本作是吳氏正曰券徧合起矯命起鮑本作赴吳孟

嘗君不說曰諾不鮑本作乃吳迎君道中中下鮑本有正曰二字鮑改

僅得免其死耳僅鮑本作今今君有一窟君鮑本無吳氏補曰史文西

遊於梁謂惠王曰鮑改惠為梁吳氏封書謝孟嘗君曰書下鮑本有

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今本以作如乃誤涉

猶未敢以有難也猶鮑本作由改為猶下猶可乎同吳氏補而治可為管

商之師吳氏補曰而字疑衍治當屬下句或而字上有缺能致其今本其下有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魯仲連謂孟嘗君也上文有君好士也四字別為一句也邪同字與下

孟嘗君好士也今本士下有未字乃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魯仲連謂孟嘗君也上文有君好士也四字別為一句也邪同字與下

君之好士未也不相鮑誤用下補耳 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鮑門下補子字吳氏有正不烈案此多脫字但所補未是 與

之同之鮑本無 使文得二人者者鮑本無 豈有麒麟騾耳哉今本麟作騾

鮑本 皆衣縞紵衣鮑本無 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怨下鮑本有於字 齊宣

王見顏觸吳氏補曰春秋後語作王觸不烈案古今人表中上作顏歌其王歌別在後未知後語何據乃以爲一人也 亦曰王前

可乎今本亦上有觸字鮑本有 秦攻齊令曰曰鮑本無 萬石簠今本簠誤虞鮑本作簠 天下之

士仁義皆來役處仁義二字鮑本無來鮑本作爲吳氏補曰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 莫敢不服求萬物

不備具今本不上有無字鮑本有鮑改服求爲來服吳氏補曰求屬下句 而百無不親附今本百下有姓字鮑本有 安

可得而有乎哉乎鮑本 以喜其爲名者鮑改以爲而吳氏補曰恐當作而 則凶從

之從上鮑本 此皆幸樂其名華華鮑本無 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鮑形有必字

鮑本 非夫孤寡者吳補一本作本歟無非字 然夫璞不完夫鮑本 非不得尊遂也鮑得

無鮑本 則再拜而辭去也也鮑本無 觸知足矣歸反撲觸上鮑本有曰字撲鮑本作璞

鮑曰上補君子二字歸下補真字吳氏正曰曰者觸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

辱也也鮑本 先生王斗吳氏補曰一本標文樞鏡要作王升不烈案升字當是也古今人表中上作王升今高士傳作王斗亦非

昔先君桓公所好者鮑者下補五字吳氏正曰一本標文樞鏡要有五字不烈案有者當是也說苑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可爲證

天子受籍鮑改受爲授吳氏補曰當作授字通借 唯恐失拉之失鮑本 王斗曰否

否鮑本無 是王不好士鮑改是爲而 王駟已備矣鮑王下補之字 世無東郭俊吳補

一本作遼前有 何以有民以鮑本無下同 是助王養其民也今本也上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 此

二士弗業今本弗 聞先生高議今本議誤誼吳氏補曰恐是義字 嘗養千鍾今本鍾誤鐘

而富過畢也也鮑本 管燕吳氏正曰新序作燕相不烈案新序當有誤 田需對曰吳氏補曰說苑

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饒等饒對亦與此合不烈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此策文當有誤

與士今本土 蘇秦自燕之齊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不烈案史記作蘇代自燕來入齊 見於華章

南門華章鮑本作章華吳補一本作華章不烈案史記作章華東門 而患之所從生者微生鮑本作往吳補一本作生不烈案史記無

不如聽之以卒秦鮑改卒爲爲吳氏有正 其於以收天下

烈案史記作來

其於 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代丕烈案史記無此句吳以意言之耳當在上入此者非孰與伐

宋之利也鮑也下補對曰伐宋利五字不烈案史記有王曰伐宋利夫約然與秦為帝吳氏補曰史作夫約然

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恐恐鈞約字譌無然字而以約吳氏補曰倍約償秦吳氏補曰償

與連下文讀為是不烈案史記夫約鈞句絕然下屬此當有誤吳氏補曰則衛之陽城危史作陽地有陰平陸吳氏正曰

賓古通用策多有後放烈案史記作賓則衛之陽城危形鮑本作刑丕烈案史記作形燕楚以形服烈案史記作形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畢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曰今本秦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此策舊為蘇秦實誤前章代誤為秦或遂以此為

代則亦不然一本無章首二字者是矣不烈案吳說甚詳此最是今本乃反依鮑改致為誤也車舍人不休傅衛國傳今本作

傳 燒棘溝鮑改溝為蒲吳氏補黃城之墜也墜鮑本作隊棘溝之燒也鮑

今本棘溝誤倒兵弱而憎下人也鮑衍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鮑

秦字吳氏有正則事以衆強鮑改事為是適罷寡也鮑改適為敵吳氏補曰敵適通兵必立也鮑

吳氏補曰疑有缺字莫如僅靜鮑改僅為謹吳氏補則擯禍朽腐鮑改擯禍為積積

亦當是積積此書多積字幣帛矯蠹而不服矣而不服矣四字鮑本無吳氏正曰別本注矯

為稿字也作矯非強襲郢而棲越鮑衍麒麟之衰也今本麒麟筋骨力鮑

勁骨力鮑本有而案兵而後起鮑改上而字為能吳氏補曰字或誤衍不烈

能如上文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下文而解此環不之屬是也則亡天下今本亡昔者齊燕戰於桓之

曲齊燕鮑本何也何則形同憂鮑衍下誠欲以伯王也為志鮑

也。則是路君之道也。

鮑路疑作露。又疑作路。案此皆非也。路贏也。下作露。秦策用潞字。又用露字。鄭箋詩申夷載路。趙岐注。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字同。此君是軍字之誤。下文是虛中之計也。二句文相對。下文又云。軍出費中。哭泣亦以軍與中相對。可為證。莫不止

事而奉王。止鮑本。尸死扶傷。尸鮑本。環弦絕。弦鮑本。官之所私

出也。官鮑本作宮。不烈案。宮誤字也。鮑所說全謬。身窟穴。今本窟誤屈。不烈案。此以窟為掘字。連下中字。讀者非。吞兼二

國。兼鮑本。而滅二子患也。今本子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日者中山。日鮑本。而

敵萬乘之國二。敵鮑本。再戰北勝。北鮑本。可見於前事。今本事下有矣字。乃

吳補一云。則察相不事。吳氏補曰。事下當有也字。而為利長者。為鮑。比之堂上

吳氏補曰。比當作北。諸本皆作比。不知何故。章末字同。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今本末之字作何

以知其然。鮑然下補也。字。吳氏補曰。上文例宜有也字。何以知其然矣。今本矣作也。乃誤涉鮑也。鮑改矣為也。吳氏補

備。鮑改竟為競。吳氏補曰。即上文境字也。受西河之外。受上鮑本。故曰衛鞅之始與秦

王計也。鮑衍曰。字。入於秦矣。鮑入上。補已字。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吳氏補曰。見上。

齊六。有孤狐咥者。今本咥誤喧。吳氏補曰。孤因狐字誤。衍呂春秋貴直論。狐援云云。古今人表作狐爰。不烈案。咥援爰皆聲之轉也。

齊使向子將。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觸子。向子以與一乘亡。以鮑。本無。求所以償者

今本償作賞。乃誤涉鮑也。鮑改償為賞。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賞。不烈案。此以償為賞字耳。不當輒改。王曰不知淖齒曰。吳氏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

王后以為后。鮑君上補立字。吳氏補曰。位下有缺字。淖齒亂齊國殺閔王。鮑衍闕字。吳氏正曰。追書之辭。吳氏正曰。自燕

唯莒即墨不下。不鮑本。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吳氏正曰。自燕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不烈案。史記無燕攻齊至殺騎劫。有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當是策文本與史記不同。校者以史記文記其異。同遂

其屬入。餘均依舊以存策文。與史記之異說。魯連乃書約之矢。今本書上有為字。乃誤涉

鮑也。鮑補為字。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史記作却。不烈案。單本。索隱是却字。王震澤本是怯字。故知者不

再計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一本云。晁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不烈案。史記作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

勇士不怯死。栗腹以百萬之衆。百鮑本作十。不烈案。史記作十。今公又以弊聊之民。弊聊鮑本。

怯死。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六

作聊城。吳補一本以徹。能以見於天下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無此字。故為公計者

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世世稱孤寡。孤鮑本無。吳補一本稱孤。寡，丕烈案，史記無寡字。而審處一也。吳氏補曰：下無

歷數之辭，疑一字譌，或衍。丕烈案，吳誤讀也。指上，所云二者，史記作而審處，一焉可證。束縛桎梏。今本桎誤桎。鮑本作桎。然而管子

而鮑。并三行之過。吳補一本云：並晁作。丕烈案，史記作兼。曹子以為遭。吳氏正曰：遭字，句，史無此句。

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吳氏補曰：有天下，有字恐誤。史作朝天下。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因罷兵

到讀而去。今本讀作積。鮑改到讀為倒讀，吳氏正曰：未詳，或誤字衍文。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到，即倒字，又以讀為積字耳。不當輒改。齊以

破燕。以鮑本。不早圖。圖，下鮑本。亦王之善已。今本已。聞丈夫之

相。與語舉。□□□□日。今本不空。鮑本不空。舉在與上。鮑衍舉字。吳氏補曰：此因與字誤衍在此。丕烈案，所空疑本有姚氏。猶鮑本作由，改為猶。吳氏補曰：由猶通。一本作猶。內收百姓。牧鮑本收。

猶時攫公孫子之腓。吳氏補曰：一本王觴賜。諸前，恐恐賜乃觴之譌。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

王賜諸前。吳氏補曰：一本王觴賜。諸前，恐恐賜乃觴之譌。齊桓公得管夷吾。齊鮑本無。

則周文王得呂尚。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十一字。鮑本無尚，尚字。望。齊桓公得管夷吾。齊鮑本無。

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先鮑本。闔城陽而王。吳氏補曰：春秋後語闔作舍。城

陽天下莫之能止。吳氏正曰：城陽二字因上文衍。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山中鮑本

王乃曰：單。王乃曰：單。今本單下復有單字，乃誤涉鮑也。鮑氏補曰：當作山中。田單將

攻狄。今本狄。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吳氏補曰：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齊景公田於梧丘，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立則丈插。丈鮑本。曰可往矣。今本可

云曰：尚矣。今本云曰作亡日。鮑本作亡日。丕烈案：此曰字當作白。白云白者，魂魄之省文。尚讀為儻，即說苑之魂魄喪矣也。作亡日者非。因以為

辭而攻之。而鮑本。女無謀而嫁者。謀鮑本。以故建立四十有餘

年。鮑衍四字。吳氏正曰：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秦始皇嘗使使者。上使字鮑本作遺。鮑改始皇為昭王。吳氏補曰：字誤。

君王后引椎。椎鮑本。老婦已亡矣。今本亡作忘。鮑本作忘。丕烈案：趙策有此亡字。即墨大夫

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鮑改與為聞。丕烈案：此當作以互易下文。則以為可為謀。鮑

下可字。丕烈案：此當作與。誤作以互易。上文校者改作與。因形近而又譌為可。

帶甲數百萬。鮑改百。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

百萬之衆。鮑改百作十。吳氏補曰：通鑑作數。下同。丕烈案：通鑑亦改耳。

齊以淖君之亂秦。鮑本無夫字。秦國上補事字。丕烈案：鮑所補甚，與下文全不合。此有脫，但未詳。

制。鮑本作矣。

是

王之聽消也王鮑本無補楚字吳且夫消來之辭之辭鮑本無吳補一王本此下有之辭二字

不如令人以消來之辭來鮑王即欲以秦攻齊攻鮑本無鮑補攻字

楚一 宋請中立齊急宋吳氏補曰請字宜在急下子象為楚謂宋

王曰宋鮑本無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楚下鮑本五國約呂

伐齊齊下鮑本有秦五國呂破齊秦齊鮑本無其心必懼我我鮑

乃命大公事之韓吳氏正曰一親王之所見也王鮑本作主吳氏補曰

請悉楚國之衆也鮑衍呂廞於齊今本廞作圖乃誤涉鮑也鮑本

齊之反趙魏之後上之字鮑江一對曰鮑本一作乙子無

敢食我也吳氏補曰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噉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

王不如無救趙王鮑本作恐楚之攻其後後

且魏令兵以深割趙深鮑本無吳補呂居魏知之呂鮑本君

無咫尺之地鮑改地王過舉而已已鮑本作色鮑改而為以吳氏正曰一

以色為文是呂嬖女不徹席女鮑本而無呂深自結於王深鮑旌旗

蔽日日鮑本兕虎嘯之聲今本兕有狂兕犂車今本犂作犂乃誤涉乃

依輪而至今本依壹發而殪壹鮑本安陵君泣數行行下鮑本乃

封壇為安陵君吳氏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纏藝文類聚同增纏字有說不烈案說

故令請其宅令下鮑本客因為之謂昭奚恤

日謂而不得謂鮑本非故如何也故鮑三人

偶行鮑改三為二吳氏楚呂弱新城圍之鮑改圍蒲反平陽反鮑本

故楚王何不目新城為主郡也鮑衍乃為具駟

馬乘車為下鮑本有王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楚下鮑本有盡字鮑衍

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城鮑本作成改為城吳然而不死鮑改然

王且予之五大夫且予鮑本作曰與得賞無功也得鮑本作事成

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此十六字楚王問於范環

日吳氏補曰環史作蝟不烈案索隱曰戰國策云作錄也考此錄字當是環字誤小夫

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吳氏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不烈案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大不如事

君鮑改如為知不烈案韓子無此字史記作爲下句同且王嘗用滑於越今本滑上有召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召字吳氏補曰史記

召滑不烈案韓子有邵字滑即召滑不當補李善注文選過秦論召滑引韓子史記而不引策策本無召字其明證也賈誼新書作召滑秦本紀作昭滑後策作卓滑趙策作溇滑召昭

卓溇聲胡鮑本作湖吳氏正曰察瀨湖史作塞厲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察作塞勝不烈案

徐廣曰一作瀨胡厲瀨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曰史作向壽不烈案韓子云不相共立一云公子赫北有

汾陘之塞郇陽吳氏補曰陘見秦策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郇陽讀亦不順史作陘塞是不烈案徐廣云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與

大王之賢與鮑本無吳補一本與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

之下矣鮑改南爲西不烈案史記作西故爲王至計王至鮑本作大王不烈案史記作大王則無及已

他鮑本作馳不烈案史記作馳臣竊爲大王不取也臣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不可與深謀與

謀三字鮑本復有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四塞以

爲固四塞二字鮑本無吳補別本有四塞字史同此脫韓之上地不通吳氏補曰後語作上地不

費馬汗之勞今本馬汗作汗馬鮑本作汗馬不烈案史記作汗馬則從竟陵已東已鮑本作以不烈案史記作則從境

東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以攻諸侯者吳氏補曰史記無

補曰史作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吳補一本無謀字興師襲秦此四

本無吳補諸本有此四字必開扃天下之匈鮑改開爲關吳氏補曰史同按諸

不烈案史記作興兵襲秦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關義長出走入齊走鮑

奔不烈案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爲鮑本作謂不烈案史記作爲使使臣獻書大

王之從車下風大王二字鮑本無無昭雖陳軫雖鮑本作過逐昭雖陳軫雖

過鮑本無有人謂昭雖曰雖鮑本作過不烈案三雖字皆作過者爲是下文三君字皆

爲明證作雖者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爭鮑本無周是列縣畜我

也鮑周下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主鮑本作王是楚自行不如周今本

待乃誤涉鮑也鮑改行爲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四

待吳氏補曰當是待字

戰國策札記卷中 楚一

不足知之矣足下鮑本 有斷脰決腹今本脰誤 壹暝壹鮑本作 有

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此十二字 亦有不為爵勸有鮑本

不侵侵鮑本作廉吳補 縑帛之衣以朝今本帛 無一月之積今本月作日乃誤涉 四封

子乎下鮑本有注云 楚國亡之月至矣月鮑本 社稷其為庶幾乎

為鮑本無 勞冒勃蘇曰吳氏補曰勞冒即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歟不烈案

臣非異楚使新造吳氏正曰新造蓋似言始構難今 秦王顧令不

起今本不作之乃誤涉鮑也鮑改 子滿與子虎吳氏補曰子 蒙穀給鬪

於宮唐之上鮑本作結 多與存國相若今本國 餘豈悉無君

乎悉鮑本作患吳氏 至今無冒吳氏正曰 章聞之鮑改章為華吳氏補曰

楚二 秦恐必不求地吳氏正曰秦字 王欲昭雎之乘秦也鮑也

疑當作齊是也 其臣挾拾挾鮑本

如華姚校云孫本作章是其證

無本 請為公令辛戎謂王曰鮑改辛為芋吳 昭侯不欲侯鮑本 而令

天下今本下有利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利字吳氏正曰謂以 秦可以少割而

收害也此因上文割字而誤衍害割同字 佳翫麗好翫習音者鮑衍上

勦尚而刺之刺鮑本 必不敢倍盟鮑盟下補背盟二字吳氏 請追而

問傳今本追作退乃誤涉鮑也鮑 王墳墓今本王作主 女阿謂蘇子曰

楚三 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今本以下有與字乃誤涉鮑也鮑 賢之事

其主也賢下鮑本 蘇秦之楚三日吳氏補曰一本標後語 乃得見乎

王吳氏正曰一本標類要 是王令困也令鮑本 舍人怒而歸而下鮑本

子待我為子見楚王上子字 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今本之

鮑本無

與齊策不相涉

阿內則所謂可者

吳氏補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又他章錯脫又說薛公策末欠蘇

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為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不烈案吳說誤女阿者太子之

與齊策不相涉

善鮑

本無

鮑本無

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見字。吳氏補曰：此當有見字。不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讀以十字為一句。天下關閉不通關閉鮑本未

嘗見人如此其美也也鮑。楚王因收昭雖本無。橫親之不合

也鮑改橫為從。不烈案：鮑改誤甚。此橫親指秦韓魏也。必善一人者者下鮑本有二人二字。鮑人下補者字。韓亦不從

韓鮑本鮑改。惠子為儀者來今本者來作來者。乃誤涉鮑也。鮑改為鮑人下補者字。儀必德王儀鮑本作今。吳補一本儀

乃奉惠子今本脫。楚得其利得鮑本作將。鮑改為得。吳氏補曰：當作得。東有越纍鮑改纍為累。吳

氏正曰：此書纍累通。陳軫告楚之魏今本告作去。乃誤涉鮑也。鮑改告為去。吳氏補曰：恐當作去。寡人聞韓侈

鮑改侈鮑改且。唐且見春申君曰鮑改且。而天下為勇吳氏補曰：為當作謂。夫臬

基之所以能為者鮑改能為。作為能。夫一臬之不如不勝五散吳氏補曰：當云

一臬之不如不勝五散一臬之不如不勝五散

楚四 舊患有成今本舊作奮。鮑本作奮。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君鮑本無。不烈案：韓

無子而交絕於后也於鮑本作立。吳補一本立作於。然則不買五雙珥吳氏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

襄王流揜於城陽鮑改城。為成。方將調鉛膠絲今本鉛作鉛。乃誤涉鮑也。鮑改鉛為鉛。吳氏補曰：鉛當作

節一本標膠或作膠。不烈案：新序作膠絲竿。蜻蛉其小者也六字鮑本無。不烈案：新序有。俯囑白粒吳補

案：新序作啄。目其類為招吳補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頸為的的。或為招。不烈案：類字形近之譌也。李善注：咏懷詩：引作以其頸為的的。招

同義。齊策所謂：今夫鵠的。俯囑鮑鯉鮑改鮑為鮑。不烈案：新序作鮑鯉。方將脩其葦盧本

葦作葦。乃誤涉鮑也。鮑改葦為葦。吳氏正曰：下文確即葦。此不當復有。弣弓把中恐是此字形聲譌。不烈案：葦當讀為蒲。左氏所謂：董澤之蒲也。新序作脩其防。不與此同。治

其縉繳今本縉作縉。乃誤涉鮑也。鮑改縉為縉。吳氏正曰：縉通見三輔黃圖。不烈案：新序是縉字。被礪磻鮑改礪為礪。吳氏

作揚微波。蔡聖侯之事因是以鮑改聖為靈。吳氏補曰：聖當作靈。或者古通稱。歟。下同。不烈案：吳說非。見下。新序作：蔡侯。咏懷

詩注：引作：蔡聖侯。因是已。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方受命乎宣王鮑改

已復有事也。依此當讀以字句絕。連下者誤。上下句盡同。方受命乎宣王鮑改

靈吳氏補曰：宣當作靈。不烈案：吳氏說非。新序作：宣。此策文本作：聖侯。宣王。非春秋蔡靈侯。楚靈王。事。子發。事。楚宣。高誘注：淮南子有其證。輩從鄢陵君

今本輩作楚鮑本作楚。吳氏補曰：鄢陵新序作新安。而戴方府之金今本戴作載。鮑本作載。不知夫穰侯不

氏補曰：鄢陵新序作新安。而戴方府之金今本戴作載。鮑本作載。不知夫穰侯不

烈案：新序無。與淮北之地也也鮑本無。吳氏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

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鮑新字。疑衍。令辛

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鮑新字。疑衍。令辛

戎告楚曰鮑改辛為芋。吳氏補曰：當作芋。武王曰鮑改部為鎬。吳氏正曰：鎬通。君籍之曰百里

勢

鮑勢上補之字。不烈案韓詩外傳有。

昔伊尹

尹鮑本無鮑補尹字。吳氏補曰。缺尹字。不烈案外傳有。

此不恭之語也

雖然

吳補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謬四字。不烈案外傳無韓子有。

而攻莊公請與分國

莊公二字。鮑本復有不烈案韓子作。

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

未至絞纓射股

今本絞纓誤纓絞。不烈案韓子及外傳皆作絞纓。

不知佩兮

鮑佩

本傳。不烈案。荀子外傳皆作佩。

禕布與絲

今本絲誤縣。不烈案荀子外傳皆作錦。

閻妹子奢

吳氏補曰。荀子作閻。不烈案。

烈案。外傳作閻。閻子都。妹。奢。奢。都。皆。同。字。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

吳氏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苑柳之辭。

神詩作蹈也。詩作焉。不烈案。詩曰。以下。外傳有之。神作蹈也。作焉。考此必韓氏詩作神作也。與毛氏詩作蹈作焉不同。今外傳有誤字。

虛發而下鳥

王鮑本

鳴悲者

今本鳴悲誤倒。

而驚心未至也

今本至作去。鮑本作去。吳

未忘。

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

音引二字。鮑本作者音烈三字。吳補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為是。者音

之譌而衍也。烈引之譌也。不烈案。烈者裂之誤。當本在瘡字下。云故瘡裂而隕也。各本皆有錯脫。

汗明愧焉曰

鮑改愧為蹇。吳氏補曰。即蹇。

今君一時而知臣

服鹽車

鹽鮑本作橙。改為鹽。吳氏補曰。字譌當作鹽。

漉汁灑地

鮑改汁為汗。吳氏有正。

中阪

中鮑本

遷延負轅

今本轅作棘。鮑本作棘。

不能上

不上鮑本

若

出金石聲者何也

吳氏補曰。此聲字宜衍。

君獨無意滿拔僕也

今本拔作祓。鮑本作祓。不烈案。

祓誤也。李善引作拂。拂。拔。同。字。

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吳氏補曰。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翦

拂使其長。鳴引策云。

彼亦各貴其故所親

故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兄弟誠立

吳氏補曰。兄上。恐亦當有

英謂春申君曰

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吳氏補曰。後語云。江東十二縣之封。

也。

臣聞之春秋

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

鮑後下

公爽

而趙怒深

怒鮑本作怨。吳氏補曰。此二字恐因下文衍。

楚君雖欲攻燕

鮑改君

為馬多力

為鮑本作謂。不烈案。楚策作謂。

則豈楚之任也我

鮑改我為哉。不烈案。楚策作哉。

敝楚見

強魏也

見鮑本

趙一城下不沈者三板

鮑改下為之。吳氏補曰。誤衍。或是之字。

趙一

城下不沈者三板

鮑改下為之。吳氏補曰。誤衍。或是之字。

郟疵謂知伯曰

吳氏

補曰。郟刺黎切。孫本作郟。說文作絺。

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

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作夫。兵鮑本作君。

無恚志

恚鮑本

夫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

鮑改三為二。吳氏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不烈

案。吳說未是。

好利而鷲復來請地

吳氏補曰。韓子作鷲復。

若其與之與之彼狙

與

鮑本不重。不烈。魏宣子欲勿與。鮑改宣為桓，吳氏補曰：韓子說苑亦並作宣，恐桓字為下同。請蔡阜狼

之地。鮑改蔡為蘭，吳氏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西河郡有阜狼縣，又有蘭縣，或蘭字譌，不烈案：韓子作蔡。知伯因陰結韓魏。鮑本無不烈。

簡主之才臣也。主鮑本作子，吳補一本。鮑本不烈案：韓子作主。而尹澤循之。尹鮑本

乃使延陵王。今本王作君，乃誤涉鮑也。鮑改王為君，吳氏正曰：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命將云。

皆以狄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餘。今本苦作

有楷二字，狄鮑本作荻，不烈案：韓子作皆以荻蒿楷楚磨之，有楷高至于丈，此苦字當作苦，即韓子之楷字，韓子有楷二字，依此策文當衍今本反依之，添入誤也。

君曰：足矣。足上鮑本有矢字，不烈案：韓子作吾，箭已足矣。城力盡。鮑改城為財，不烈案：韓子作財。鹿中而少親。鮑本

與之期日夜。曰鮑本無不烈案：韓子有作日。旦暮當拔之。之鮑本無不烈案：韓子有。康

子之謀臣曰段規。鮑康上補韓字，吳氏補曰：恐缺韓字，不烈案：韓子有。日夜期殺守堤之吏。鮑

知伯軍救水而亂。軍鮑本無鮑補軍字，不烈案：韓子有。廣封疆。廣鮑本

發五百。鮑改百為霸，吳氏補曰：即伯古通。約兩主勢能制臣。今

臣願捐功名。捐鮑本作損，吳補一本，作捐。之能美。吳氏補曰：外紀之作

而，不烈案。此外紀改耳。臣下不使者何如？今本何如？誤如何。韓魏齊燕。鮑改燕為楚，吳氏

負親以謀趙。吳氏正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復來而今諸侯。吳氏正曰：復來

孰謀我？今本無孰字，乃誤涉鮑也。鮑行孰字，吳氏補曰：孰為我謀。而將其頭。吳氏補曰：史漆其頭。

而往乞。吳氏補曰：史作行，不烈案：史記作行乞於市，與此策文多不同也。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吳

豫讓伏所當過橋下。所當二字，鮑本作以，吳補一本。伏所當過，不烈案：史記作所當。范中行

氏以眾人遇臣。范鮑本無鮑補范字，不烈案：史記有。嗟乎豫子。鮑衍子字，不烈案：史記有。豫子之為

知伯。豫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亦以足矣。以鮑本作已，不烈案：史記作已。君前已寬舍臣。今本已

乃使使者。今本者下。誤衍者字。彼將知矣利之也。矣鮑本作趙，吳氏補曰：疑有外

秦韓圍梁。鮑衍韓字。吳氏有正。蘇秦說李兌曰。鮑改秦為子，不烈案：吳氏補曰

知君利之也。趙字。當是吳氏失考也。秦韓圍梁。鮑衍韓字。吳氏有正。蘇秦說李兌曰。鮑改秦為子，不烈案：吳氏補曰

字誤下同非也。又曰：太史公所謂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其此類邪？是也。策文本如此。雒陽乘軒車。吳氏補曰：一本乘軒

秦洛陽軒里之人也。則張守節所見本是里字，可證一本之善也。蘇秦。鮑改秦為某，不烈案：鮑改誤甚

策文無作。嬴勝負書擔橐。橐鮑本作囊，鮑改嬴為某之例。嬴吳氏正曰：說見秦策。越漳河。鮑改漳河為河，漳吳氏補曰：凡

言漳河河漳者以漳入河相連也此下又有漳河字之鮑本無若以人之事本無壞沮乃復歸土沮鮑本作阻不烈案

阻字乃我請君塞兩耳塞上鮑本有堅字明月之珠今本月誤日黃金百鎰

鎰鮑本作盜改爲鎰且以伐齊吳氏正曰按策多爲韓言乃趙將擊韓而厲爲韓止之者其開韓爲齊抑馬遷所改歟不烈案吳說是也策文本皆作韓或以史記齊字亂之蘇秦爲齊上書鮑改秦爲厲吳氏補曰史作厲風雨

時至至鮑本無不烈案衆人喜之喜鮑本作善吳補一本喜之不烈案史記作善以秦爲愛趙

而憎韓吳氏補曰兩憎韓及以韓爲餌之韓史並作齊不烈案見上故微韓以貳之今本微下有伐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伐字吳氏補曰微下有缺文史作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議秦以謀計吳氏正曰一本議以爲秦計謀恃韓未窮而禍

及於趙今本特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恃爲是吳氏有正不烈案史記作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與策文不同今燕盡韓之河

南吳氏補曰史作燕盡齊之北地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吳氏補曰史作秦之上郡近挺關至

於榆中者鮑改唐爲腸不烈案因史記有羊千五百里坐羊唐之上腸之西而改耳此多不同未是也今魯句注禁常

山而守今本魯作踰乃誤涉鮑也鮑改魯爲踰吳氏補曰字義未詳不烈案史記作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通於燕之

唐曲吾今本吾作遇乃誤涉鮑也鮑改吾爲遇吳氏正曰當作逆曲遇史注中牟曲遇聚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兵罷趙可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逆

蒲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缺誤不烈案吾逆聲之轉也當存舊史記無之唐曲吾四字文不同此代馬胡駒不東

駒史作胡犬吳氏補曰胡駒史作胡犬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今本國作與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爲與不烈案史記作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

昔者五國之王昔者二字鮑本無韓乃西師鮑改韓爲齊下並同吳氏正曰鮑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反

溫枳高平於魏鮑改枳爲枳反三公什清於趙吳氏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豎分夫韓事趙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

宜正爲上交今本無正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今乃以抵罪取伐鮑抵

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者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事王者之云云不烈案史記作今王韓

危社稷以事王鮑危下補齊字改韓爲齊讀上屬不烈案鮑讀誤也史記作齊抱社稷以厚事王史記齊即此文韓不得上屬然則

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鮑改韓爲齊不烈案吳氏有正見上

史記作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此策文有誤字衛楚正鮑改衛爲燕正爲僻不烈案鮑依後公孫衍說文也一軍臨熒

陽熒鮑本作榮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韓鮑本無鮑補韓字鮑改陽城疑當作成陽不烈案鮑以爲秦本紀昭十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一

七年城陽君入朝者今考集解索隱無說正義亦不以爲韓鮑所說殊無據其繆多此類

鮑也鮑改鍾爲鮑不烈案

此字有誤但所改未是

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太守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

之一不

得改去

亦其猜焉

今有城市之邑七十

平原君

亭令使者

坐而得城

太守有詔

馮亭垂涕而勉曰

令公孫起王齮

秦分齊齊亡魏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

魏殺呂遼而衛兵

而齊危

不計而構

而遣之曰

母發屋室訾然使

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此天下之所明也

楚之知

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

甚割挈馬兔

梁不待伐矣

秦禍案攘於趙矣

韓欲有宜

韓欲有宜

告上黨之守蘄鍾曰今本鍾作

使陽言之太守補曰

而臣太守今本太誤失不

召吳氏補曰史

今馮作十七下同

今馮臣聞二字鮑本無

不烈案史記無

馮亭垂涕而勉曰補曰此書勉免通

令公孫起王齮吳氏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齮非齮秦將有

秦分齊齊亡魏鮑改分爲合吳氏正曰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分齊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鮑之下補與字吳

或謂皮相國曰或鮑

魏殺呂遼而衛兵吳氏補曰後章作

而齊危鮑改齊爲趙

不計而構吳氏有正

而遣之曰今本而

母發屋室訾然使也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知文

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也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僅

此天下之所明也吳氏補曰明

楚之知今本楚作秦乃誤涉鮑也鮑

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今本秦下復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改殺爲發

甚割挈馬兔吳補一本

梁不待伐矣鮑衍

秦禍案攘於趙矣於

韓欲有宜

韓欲有宜

韓欲有宜

韓欲有宜

韓欲有宜

韓欲有宜

韓欲有宜

謂臣爲鐵鉛者秦言其人自

入而出臣有似於楔也者

無有謂臣爲鐵鉛者乎

陽

涉孟之讎然者何也

秦分齊齊亡魏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

魏殺呂遼而衛兵

而齊危

不計而構

而遣之曰

母發屋室訾然使

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此天下之所明也

楚之知

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

甚割挈馬兔

梁不待伐矣

鮑改謂

爲爲

韓欲有宜

陽

涉孟之讎然者何也

秦分齊齊亡魏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

魏殺呂遼而衛兵

而齊危

不計而構

而遣之曰

母發屋室訾然使

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此天下之所明也

楚之知

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

甚割挈馬兔

梁不待伐矣

鮑改謂

爲爲

韓欲有宜

陽

涉孟之讎然者何也

秦分齊齊亡魏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

魏殺呂遼而衛兵

而齊危

不計而構

而遣之曰

母發屋室訾然使

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此天下之所明也

楚之知

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

甚割挈馬兔

梁不待伐矣

鮑本作環中。吳氏正曰。愚以攘即移字。當作。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

合而堅也。鮑入下補秦字。不烈案此讀入句絕。魏策支期曰。王願王之熟計

之也急。無急字是。南成韓梁之西邊。成鮑本作伐。下有山戎翟三字。西作

成一本。印而多求地。鮑衍印字。吳氏補曰。字誤衍。不烈案此與上

趙二。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進其愚慮。此策文當是獻其愚。下脫慮字。

效愚忠三字。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吳氏補曰。史作請別白

字別為句。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黑所以異。按索隱引策

作白言。不烈案。趙地方二千里。二鮑本作三。不烈案。必入臣韓魏臣

於秦。韓魏臣三字。鮑本。禍中於趙矣。不烈案。史記有。秦破必矣。本無

鮑補秦字。吳補一本。今見破於秦。此五字鮑本無。鮑補今字。吳補一本。今見破

與秦成則高臺。鮑臺下補。榭字。吳氏補曰。史作臺榭。聽竽瑟之音。竽下。鮑本有笙琴二字。吳

恐獨諸侯。鮑改獨為。喝。吳氏正曰。獨。六國從親以擯秦。鮑改擯為。憤。吳氏有。蘇子為謂秦王

日。為鮑本無。而世不妬其業。妬鮑本作妬。改為。聖主之制也。主鮑本

怒必於其已邑。鮑改趙怒為怒。趙吳氏補曰。然而四輪之國也。今本

四輪。鮑本作輪。吳氏正引。姚本作。故微之為著者強。吳氏補曰。故下當有缺

齊威宣。宣下。鮑本。國富而用民。鮑改用民。後富韓威魏。鮑改富為

日。字因下。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殺塞之上十年。塞鮑本作函。鮑秦下補

秦。而齊為虛戾。吳氏補曰。後策亦有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臣以從一

不可成也。以下鮑本。今臣有患於世。臣鮑本。忘其憎懷。忘鮑本

以三國之兵困。鮑以下補知字。吳氏。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出鮑本作

出。吳氏補曰。疑出字。行於天下山東。吳補一本。無山東字。不。今宣君。鮑改

寡。吳氏補曰。有微甲鈍兵。鮑改微為。敵。吳氏補曰。史作敵。熒惑諸侯。鮑熒上補秦字。吳氏

而韓魏稱為東蕃之臣。為鮑本作於。蕃作藩之臣。史同。不烈案。史記作。臣切為

大王計。鮑改切為。竊。不烈案。史記作竊。於是乃以車三百乘。三鮑本

計胡狄之利。三鮑本

乎本無動有明古先世之功鮑動下今吾欲繼襄主之業主鮑

王不烈案王誤必被庶人之恐吳氏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則胡服之

功功鮑本作攻不烈案胡地中山地鮑本作服鮑改爲吾必有之吾鮑本

烈案史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然後德且見也且鮑本

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吳氏補曰叔字疑衍不故寡人願募公叔

之義募鮑本作慕不萬物財用之所聚也用鮑本作貨不被髮文身

吳氏補曰被錯臂左衽吳氏補曰錯或衽字譌不今卿之所言者今本卿

烈案史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鮑改其爲燕吳氏補曰史作燕又正

而襄王兼戎取代王鮑本作主不烈案敢道世俗之閒閒鮑

參當作臣敢不聽今今鮑本作命不烈案農夫勞而君

子養焉鮑勞下補力字吳氏慮無惡擾惡鮑本修法無愆修鮑本作

爲循吳氏補曰此下文子言世俗之閒子鮑本反此兩者鮑改反先

聖之明刑聖鮑本竭意不諱諱鮑本作讓吳脩禮無邪吳氏補曰商

必戲神農必戲鮑本作伏義不故禮世不必一其道必鮑本無吳氏補

治世不烈案史記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服下鮑本有謂字吳氏補曰史進

文爲不盡於馬之情於鮑本無下不達於事詩云服難以勇鮑改詩

失而累今本而下有不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失爲佚吳氏有以傅王乎今本乎

誤涉鮑也鮑改乎爲子隱中不竭竭鮑本作竭吳氏補曰不竭一乃國未通

於王胡服鮑王下以事寡人者畢矣鮑以上具帶今本具作且吳氏

武靈王貝帶鷄鶡而朝此以具作貝漢書佞幸以傅王子也也鮑以待今日

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鶡貝帶注以貝飾帶所以昭後而期遠也鮑改昭今子以官府之籍今

今誤非子所知知鮑本絕五徑之險徑鮑本作徑不烈案至榆中辟

地千里榆鮑本作胡吳氏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略胡地至榆中又曰

之上今缺姑記以廣異聞不烈案所標姚氏列遺逸有之見後附錄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

吳氏正曰：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闕與，後一歲，單未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

相

都平君田單

鮑改都平為平，都吳氏有正。

馬服曰

曰：上鮑有君字，不烈案。馬服即馬服君也。後有

夫吳干之

劍

吳氏補曰：荀子注引吳干將。

是薄柱擊石之類也

類鮑本作謂，吳補一本之謂作之類。

難夫母脊

之厚

鮑改毋為無，吳氏補曰：無通，不烈案。吳補亦未是也。下句乃以無為母，難字屬此句讀連上者非。

兼有是兩者

兩鮑本作二。

無鈞罈蒙須之便

今本鈞作鈞，鮑本作鈞，罈鮑改罈為竿，吳氏正曰：一本作罈，是下同罈，即罈字，罈同。

君無

十餘

吳氏補曰：恐即上文萬字，不烈案。吳說未是也。此不當改。

能具數十萬之兵

鮑能上補不字，吳氏有正。

趙使

机郝之秦

鮑改机郝為仇赫，不烈案。東周策有仇赫之相，宋鮑所據也。此文史記作謂仇郝曰：又有令仇郝相宋，即此机者机之別體。於仇為同字。郝赫液聲之轉也。

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

也鮑本無。

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

公矣

鮑成下補以德樓子事成六字，吳氏補曰：史此下有以德樓子事成六字，恐策有缺文。

以易蘭離石祁於趙

令衛胡易

吳氏補曰：秦紀中更胡傷，不烈案。易當作易，易傷同字。

則伐秦者趙也

齊無而西

今本而作不，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為不，吳氏補曰：字譌，或上文有誤。

而告之秦

以未構中山也

鮑改秦字，改構為講，吳氏補曰：恐衍。

是我以王因饒中山

鮑改王因為三國，吳氏補亡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之。

我分兵而孤樂中山

鮑衍樂字，吳氏補曰：字誤，或衍。

中山必亡

吳補一本之。

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

辱鮑本作厚，不烈案。厚字誤。

趙守而不可拔者以

攻難

者上鮑本有然字，以鮑本無，不烈案。然者上有。

且東而辭應侯

吳氏正曰：說苑載此，以為公子牟謂穰侯。

臣固

且有效於君

固鮑本作故。

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

講鮑本作構，改為講。

此非

人臣之所能知也

鮑衍人字，不烈案。史記新序無。

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

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

之字鮑本不重，不烈案。史記作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

新序有兩是字，無兩之字。此當必上脫一之字。

秦割六縣而講

鮑衍此二十四字，吳氏補曰：此二十四字脫簡，誤在此。史以為章首者，此策實非邯鄲圍解後事也。不烈案：史記以此篇列後秦趙戰長平，趙不勝，篇之下首有此二十四字。此下至其勢必無趙矣。樓緩盡為趙郝列於前，下接趙計未定，至此飾說也。下接王必無與至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先後本不與史記同。或就此開標，史記文而誤入正文，遂致與趙計未定上文復出。

王曰：秦之攻我

吳氏以為脫簡者，非是。當刪此二十四字，其餘次序仍策文之舊。

王曰：秦之攻我

戰國策札記卷中 趙三

也今本攻

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

吳氏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不烈案此策文與史記不出史記說見上

誠知秦力之不至

啓關通敵

今本誠下有不字之下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不字改不爲所不烈案史記新序

之所不至

啓關通敵

今本敵作幣乃誤涉鮑也鮑改敵爲幣吳氏

王以樓

緩之言告虞卿曰

鮑卿下補虞卿二字吳氏補曰史

而不至失六城

鮑

而爲亦不烈案史記作

我以五城收天下

鮑改五爲六吳氏正曰此五城與後

終不失新序作亦不失

則必盡在於秦矣

鮑愈字吳氏補曰新

新序出史記今本史記城縣錯出新序後二處亦作六城皆有誤

以益愈強之秦

鮑愈字吳氏補曰新

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

則必盡在於秦矣

吳氏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

下之賀戰者

則必盡在於秦矣

鮑愈字吳氏補曰新

平原君之力也

公孫龍聞之

鮑愈字吳氏補曰新

親故

趙不勝亡一都尉

而爲媾

鮑改媾爲講不烈案

死

復鮑本作係吳氏補曰復史同不烈案

而爲媾

鮑改媾爲講不烈案

魏王

使客將軍新垣衍

新鮑本作辛不烈案史記作新

前與齊潛王

潛鮑本

烈案史記作潛此涉

今齊潛王已益弱

已鮑本無鮑衍闕王字吳氏有正

不能去

魏王使將軍

勝請召而見之

鮑本無鮑衍闕王字吳氏有正

於先王

東國有魯連先生

吾

吳補一本先生者

視居北圍城之中者

曷爲久居此圍城之

今本北作此鮑本作此不

中

彼秦者弃禮義

則連有

者鮑本無不

赴東海而死矣

齊楚則固助之矣

然

則鮑本無不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昔者鬼侯

鮑然下補則字不烈案史記無然字

之鄂侯文王

故拘之於牖里之車

而

車鮑本作庫不

欲舍之死

維子曰子安取禮

納于

維上鮑本有夷字

筭鍵

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

而

退鮑本在聽下吳補一本天

乃字俱據萬乘之國

賭其一戰而勝

此六字鮑本無

是也。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吳氏補曰：史無兩謂字。適會魏

公子無忌。魏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所貴於天下之士者。吳氏補曰：史作所。至

刳也。刳鮑本作黏，吳補黏一本作刳。前漳滏。今本滏作釜，不烈案：此誤涉魏策釜字耳。嘗抑強齊四十餘

年。鮑改齊為秦。吳氏有正。子南方之傳士也。傳鮑本。何足問。今本問。故不

受也。鮑改受為愛，不烈案受。堯天下也。鮑改誤甚。持丘之環。鮑持下云脫一字，不烈案非也。持丘不可考，二字與上隋侯為對文。時

宿於野。吳氏補曰：一本標作特，不烈案：特字當是特宿，謂獨宿。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圉鮑本。其

將何以當之。將鮑本無。工見客來也因辟。辟鮑本。先生不知寡人

不肖。鮑改生。秦當時適其鋒。鮑改適為避，吳氏補曰：適恐當作避，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適即敵字，此以車為喻，或鋒字為王。衛靈公近雍疽。雍鮑本。

臣恐秦折王之椅也。鮑改椅為轉，不烈案：此以椅為轉字耳。復塗偵謂君曰。吳氏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

王者。鮑君下補君字，吳氏正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不烈案：鮑補吳正皆非也。此謂建信句絕，君下屬建信，即建信君也。上有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可證。

誤。氏補曰：宜屬上下章，不烈案：此公子牟引。衛事以告王，宜連上，衛靈公未入戰國也。復塗偵謂君曰：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

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譌，然彼以雍疽為雍疽，則誤也。不烈案：雍疽即雍疽，吳以為誤，未是。鮑君下補君字，吳氏正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不烈案：鮑補吳正皆非也。

厚任膏以事能重責之。鮑改能為而，吳氏正曰：能字句。天下合從。合鮑本作公，吳補一本，公作合。魏

殺呂遺。今本遺作遼，乃誤涉鮑也。鮑改遺為遼。吳氏補曰：上章作遼，未知孰是。而天下交之。今本信下有侯字，疾鮑本作侯，有缺字，即上章衛

兵之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今本信下有侯字，疾鮑本作侯，有缺字，即上章衛

事。作疾亦難通，疑候字當在文信下，殺亂上文，從偽字句，意明，不烈案：吳說未是，此以疾字句，文信即文信侯也。上有文信不得志，可證。卒斷紂之頭

趙四使臣與復丑。此五字鮑本無，吳氏補曰：其文未詳，恐他簡脫誤。坐而天下致名寶。鮑改

實為成其私者也非然。成其私三字非。然二字鮑本無。而取行於王者也。於王二字鮑本

臣以為齊致尊名於王。鮑衍。故天下盡重王無齊。王下鮑本復有重王

無。二字鮑衍重字。以無齊之故重王。鮑衍。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鮑韓字。

非知不足也。也鮑本無。徐乃抹趙以伐宋。鮑改球。而陰構於秦。鮑改

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鮑謂上補入字，吳氏正曰：愚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秦逐李

兌。秦鮑本。抱陰成負蒿葛薛。薛鮑本作薛，改為孽，吳氏正曰：按魏策抱葛薛陰成，據此文則蒿字因葛而誤，衍四邑皆魏地。

趙世家遇於葛孽則知此文薛字誤也不烈案薛即孽字也以為趙蔽以鮑本無今又以何陽今本何作河

以便取陰吳氏正曰按史口口口封陶徐廣曰陶一作口口口口口陰必亡史作

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吳氏正曰下有若字如王若用不成語當以王

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甲鮑本無吳韓眠處於趙鮑改眠

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疑下鮑本有於字鮑改固為顧

其怨於趙吳氏正曰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

臣願王之曰聞魏鮑改曰為亟吳氏願王之陰重趙重鮑本作日改為

五國事趙五鮑本交定然後王擇焉然鮑本李兌乃謂齊

王曰吳氏正曰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

也其下豈得為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為兌言則不通不烈案吳氏定奉

陽君為李兌其說最確元和顧氏廣折曰此下皆當為蘇代封不可不早定也

謂齊王語當是李兌下有缺文也說詳其所著思適齋筆記燕楚辟鮑改辟為僻不烈案得大齊鮑改得為德吳此百代之

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以鮑本作已鮑改食為姑待已耕此四字

趙欲構於秦鮑改構為講吳氏正曰本文惟堅約而臣以為足下以鮑本

天下散而事秦事鮑本作爭注則君無患矣則鮑若不得已而

必構吳氏正曰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願得趙鮑願上補與韓氏大吏

東免鮑改免為勉吳氏齊王必無召眠也召鮑本作名鮑改為禁吳氏正曰

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今本與下有而賓之鮑改賓為賓

必有跼重者矣鮑改跼為局吳氏正曰公羊傳跼後合與跼重者吳

天下爭秦有六舉吳氏補曰爭秦一秦王受負

海內之國鮑衍內字吳氏正曰三晉非秦王內韓眠於齊眠鮑本作王

賁韓他之曹鮑改曹為楚吳氏正曰曹輩也下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又

三疆三親今本疆作疆抱安邑而信秦信鮑本秦過趙已安

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下六字韓之太原絕今本絕上下軹道軹

本作肥。南陽高伐魏絕韓。今本高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破曹屈。今本

改為軹。乃誤涉鮑也鮑改。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今本救下

曹為財。吳補一本作財。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二字。吳氏正。惡公子牟夷寅然。鮑改寅為宋然下補之字

曰一本無救字救即敝字譌衍。虞卿請趙王曰。請鮑本范座也。座鮑本作痊吳氏補曰一本作座史與

夫殺無罪范座座薄故也。鮑衍下座字吳則主必為天下咲矣。氏補曰字衍

不若以生人市使也。鮑改使為便吳故魏之免相望

也。鮑衍望字吳夫國內無用臣。內鮑本無吳令盧高唐平原陵地

城邑市五十七。邑市鮑本作市乃割濟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

也。鮑三下補城此夫子與敵國戰。子鮑本作子吳國奚無人甚也。也鮑

也縣釜而炊。今本夏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夏為得三城也。也鮑宋突

謂仇郝曰。鮑改郝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室。鮑改室為地馮忌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吳氏有正

一本。秦三以虞卿為言。三鮑本作王吳氏正曰一本秦三以馮忌接手

免首。今本免作免乃誤涉鮑也鮑改言而不稱師。而鮑本陰移而授天

下傳。授鮑本作受丕烈案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下五字鮑本無鮑衍趙

未得相馬之工也。相鮑本作買吳今治天下舉錯非也。治鮑本燕

郭之法。吳氏補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便辟左右之近者。近者二字鮑

是能得之乎內。乎鮑本趙王使往賀。往鮑若使有罪。下

請奉而西行之。鮑衍西字吳氏補親寡君之母弟也。今本脫

衣服使之便於體。鮑衍膳啗使之噍於口。使鮑而騏驎不至

受其弊。今本弊作幣鮑本韓魏以友之。鮑衍舉茅為姚賈

而折韓魏招之。鮑改招之令仇郝相宋。鮑改

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今本禽作合乃誤涉鮑也鮑改禽為合

世鈞為之。今本世作泄乃誤涉鮑也鮑改世為泄吳氏補曰史作泄丕烈案世泄

誤

鮑改 必以長安君為質 今本長 誤趙 左師觸龍 吳氏補曰史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

師觸龍者諂諛不止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魯以別之不烈案吳說非也當作龍古今人表中下云左師觸龍即此言字本下屬願見讀誤合二字為一史記云觸龍言願見不誤

願見太后太后盛氣 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 而捐之入而徐趨至而自

謝曰 吳氏補曰史云胥之入徐趨而 而恐太后 而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故願望見

太后太后曰 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 和於身也太后曰 也太后三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令得補黑衣之數 得鮑本無吳氏補曰數史作缺願 以衛王官沒死以

聞 官鮑本作宮不烈案史記 太后笑曰 笑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老臣竊以為媼之

愛燕石 吳氏補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不烈案地神曰媼媼母別名也最為得之小司馬云近有人云母媼氏此不達媼字義耳

其所云班固泗水亭長古碑必出贗造不然固既云爾何其撰漢書乃仍云媼也 祝曰

必勿使反 今本祝 誤甚 趙主之子孫侯者 主鮑本作王不烈案史記作主 老婦不聞也

吳氏補曰史此下有曰字 豈人主之子孫 孫鮑本作侯吳補一本不烈案史記作侯 今媼尊長安君之

位 君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而封之以膏腴之地 上之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趙使李牧司

馬尚禦之 禦鮑本作御改為 禦吳氏補曰禦通 使趙惹 惹鮑本作惹吳補一本惹作思注一 作惹不烈案世家作忽列傳作惹 及

顏寂 今本寂誤最不烈案史記世家列傳皆作聚聚寂同字也 後三月 鮑改三為五吳氏補曰據司空馬云云 傳亦云後三月 則當作五不烈案鮑改吳補皆誤也列

不得專據秦策 殺趙軍 吳氏補曰 史作趙惹

魏一 知伯必僑 鮑改僑為驕不烈案韓子作驕僑即驕字 下文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疑本亦是僑 而獨以吾國

為知氏質乎 今本質下有一作資三小字乃以鮑記於旁而誤入也鮑改質為資吳氏正曰當音致與之以地猶質也 不烈案吳說亦未是質的也下卷兵

為招質與此同義吳氏以為招質未詳非也韓子有此文亦 作質又存韓篇有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之語皆可互證也 因索蔡阜梁於趙

鮑改梁作狼吳氏 補曰趙策作狼 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 以鮑本作己吳補一本 以不烈案韓子作以 文

侯日子往矣 吳補一本子 往子往矣 有之夫鄉邑老者 夫鮑本作矣 吳補一本夫 驪牛之

黃也 鮑改驪為驪 吳氏有正 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 吳氏正曰通鑑無兩則字 恐恐則乃明字譌衍不烈

案此不誤 豈不亦信固哉 豈字鮑 本無 王鍾侍王曰 鮑改下王 字為坐 是危也

吳說非是 左彭蠡之波 鮑左下補有 字吳氏有正 文山在其南 鮑改文為汝 吳氏補曰文

未詳不烈案文山即汝山見管子國 語又韓詩外傳云岐山在北岐字譌 夫夏桀之國 鮑衍 夫字 廬翠在其北 鮑廬

本作盧吳鮑改釜為釜，吳氏補曰：釜通借。而右漳釜鮑改釜為釜，吳氏補曰：釜通借。城非不高也也鮑本無撓揀而不

辟者今本撓揀作揀前脈形室之險阻今本形室作室陳汝南有許

而下行有字者是也史記正作陳汝南許可證今本誤依吳前一說而輒刪耳東有

淮穎今本穎作穎煮棗海鹽海鹽二字鮑本無卷衍燕酸棗吳氏

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室名雖小室鮑本無然橫人謀王

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天下之賢主也今本主作王蒼頭二千萬

鮑改謀為誅吳氏有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今本辟作羣鮑本作羣不烈

求外交求鮑本無縵縵奈何奈鮑本作若鮑改縵為蔓吳氏正曰蔓縵字通

句乃和寤解文吳氏以為家語粟糧漕庾今本漕庾夫親昆弟今本昆取

非也今本周書作蔓蔓若何則從道絕從道絕從道絕三字鮑本不此臣之所以

晉陽吳氏補曰為大王患也以鮑本無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言鮑本作

史記作然詳策文當讀衆字句絕多言下屬多言謂囂也史記不與策文同鮑本誤魏之兵南面而伐鮑南上補患字吳氏正曰史作悉

秦甲出而東東下鮑本有伐字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今本

成而作而成反而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成反補取字不烈案吁夷吁鮑本作吁吳補

考史記云而成封侯可見取字係億補而今本又誤依之也吁夷一本吁作吁不烈

案史記孟荀列傳有為董慶謂田嬰曰蘇秦拘於魏今本

吁子作吁亦可通為董慶三蘇秦拘於魏秦作

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為代欲走而之韓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

吳氏補曰燕策及史作代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本秦作代吳氏

矣也鮑本無而得宋室也烈案史記有不信齊王與蘇秦也補曰燕策及史作

子下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天下無

同吳補一本標一作變何為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鮑衍無事必來四

憂不烈案史記作無變何為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字吳氏補曰四字

恐因下文衍不烈案史記作公何魏王使李從吳氏補曰軫傳犀首又以

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此當有誤魏王使李從以李從為田需犀首又以

車三十乘今本十魏王止其行使今本無使字鮑本無行字令四國

屬以事今本合作今鮑本作為求壤室也甚力之今本無之字乃誤涉鮑

策無左華謂陳軫曰吳氏補曰楚公不如儀之言為資今本如下有以

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如下令魏王召而相之今本令來將悟之鮑改悟

宜有以字楚策有是也令魏王召而相之今本令來將悟之為倍吳